

【编者的话】

"爸爸，对不起，我北大毕业，但我没能挣大钱、当大官。"

当这个帖子在网络上开始流传时，正值高考录取尘埃落定之际，又一批踌躇满志的高三毕业生，将要在这个暑假之后，踏入大学的校门；另一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则开始了人生中的



第一份工作。共同的问题困扰着这两个群体：上大学，究竟为了什么？上完大学，我们得到了什么？如果没能挣大钱、当大官，上大学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意义了？

今年年初，江西农业大学的杜克海同学致信中国青年报，讲述自己大学生活的困惑。杜同学发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与大学主流生活所赞同的“考证”、考研等活动并不相符，他在坚持与放弃之间挣扎。杜同学的信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普遍迷茫。在上大学以前，他们人生的唯一目标便是高考，想要的东西也被规定为了好的成绩。而高考之后，大学生才真正开始有寻找自己人生目标的自由。而此时，许多人难免陷入彷徨，并最终淹没在另一股“主流”当中。

本期 1510 周刊，让我们来谈谈到底为什么要上大学——上大学不是高考成功的附属品，而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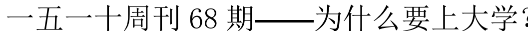
给杜同学的回复中，曲晟认为，迷茫的年轻人总是可爱的，因为他们在努力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而非仅仅任人摆布。而牛晓则通过自己的经验，告诫大学新鲜人应当学会检视自己的大学生活，必要时寻求变化，并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对于大学生应该如何认识自己的大学生涯，不少前辈也给出了有益的建议。纽约时报刊登了两篇文章，分别来自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及一些大学毕业生，他们都给在校大学生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忠告。李开复则写下了自己大学生活中所经历过的迷茫与进步，为后辈提供了参考的样本。

在本期周刊的最后一部分中，爱因斯坦提出，大学是传承人类智慧结晶的地方，我们在我们创造的不朽事物当中得到永生。钱理群认为，人必须沉下心来做学问，要懂得“沉潜”。做学问的人，要知道自己的目标，然后不顾外界的干扰，潜心向学，才能学得扎实。而 Andrew Abbott 则在芝加哥大学开学礼上告诉新生们，培养华尔街精英、高薪白领从来不是大学的目的，那些以实用作为上大学唯一目的的人，是会失望的。教育本身就是目的，它不是任何其他事物的手段，而人在教育制度中是完全自由的，只有当他去寻找教育的时候，他才会得到教育。

1510 周刊由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論壇
我在中國
Co-China

目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惑】

7-1 杜克海等：为什么我的大学越来越迷茫

“老师，我有点害怕。我不知道该不该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不知道坚持了以后会怎样，不知道不坚持又会怎样，不知道怎样坚持，不知道坚持意味着什么。”



今年年初，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来自杜克海同学的来信，信中，杜克海表现出对大学生活的迷茫。来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不同媒体上也都发表了许多回应文章。在此呈现杜克海同学的信件以及两篇回复

《中国青年报》编者按：

这是本报编辑部近日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写信的是江西农业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这名同学在信中坦承地诉说了他目前的迷茫和焦虑：他曾经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但忙忙碌碌之后又觉得失去了自我；他不愿意被动地为了就业去加入考证大军，但又常常担心将来找不到工作；他想按自己的意愿简单生活，可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找不到奋斗目标。

我们认为，这种焦虑和迷茫并不是这名同学独有的状态，而是有一定的共性。这种焦虑和迷茫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但更多来自于外部环境，比如大学教育和就业压力。今天，我们刊

登这名同学的来信以及本报记者和他的对话，就是希望这一现象能引起更多大学生和教师的关注，大家一起来思考该如何走出迷茫，不再焦虑。

欢迎广大读者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北京东直门海运仓 2 号中国青年报教育科技部，邮政编码：100702，电子邮件：jiaoyu@cyd.net.cn。

《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老师：

你们好！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在寒假到来的时候，我决定给你们写这封信，把我的迷茫和困惑告诉你们，希望中国青年报这张属于青年人的报纸给我一些建议。

2011 年 11 月，当我决定不考研时，我把“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作为对自己的解释。当我知道那个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时，我又开始迷茫哪个又是我想要的呢？我始终都没有坚定地把握自己的追求。

渐渐地，我对“考证”再也没有了动力。正如同学说的：最近图书馆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在准备四六级、教师资格证和期末考试，起码我们班的绝大部分同学是这样的。

就我所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如果需要，我们可以考以下证书：英语四六级证书、普通话证书、教师资格证、计算机二级证、导游证、秘书证等等。在众多的证书当中，我只考了一个本科生必须要持有的英语四级证书，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看着身边的同学在紧张地准备着四六级考试与教师资格证考试（今年这两证刚好在同一天统考），本来并没有多大压力，但是当你看到 10 个人里有 8 个人在考，而自己却每天悠闲地看看书、上上网、写写字，难免就会感到不安。有时我会问自己：我这样是不是不思进取？我以后会因为没有这些证而错失很多机会吗？我以后会为现在的选择而后悔吗？未来是一片茫茫的大海，我不知道哪个航向是正确的。我动摇过，但还没有破坏自己价值观的基石。我只是有点犹疑与担忧，不断地审问自己：我究竟有没有勇气坚持我想要的东西？

我已经厌倦了每天记忆各种复习资料与试题集，机械地参加一场场考试，等拿到证后就彻底地忘却，然后再准备下一门考试。我不想去评估这些证书以后对我到底有多少作用，我只是

厌倦了这种“被动的”“学与考”的生活方式，我总是在试图寻找一种自由轻松的大学生活，总是在想我能不能为“自己”读点书，这也是对沉寂、苦闷、茫然的大学的反抗。

大三了，我放下了诸如“委员”、“主席”、“会长”的头衔与各种学生工作，如室友评价的“做一名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学生”，安安静静地过好每一天。时间是自己的，自由地安排每一个时间段，沉浸在自我中很快就发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很快乐，很幸福！

在这个学期，我不遗余力地在网上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只有在出现经济危机时才停止。2011 年南昌的冬天似乎没有了往年肆虐的寒风与阴冷的冬雨，每天都是暖暖的晴天。我喜欢拿着一本书到寝室的天台上或楼下的草坪上，让和煦的阳光照在脸上，又让冰凉的西风清醒发热的头脑；一般在一个节气到来时，气温就会骤降并伴随着刮风下雨，如果没有课，我也就会懒懒地窝在床上，不吃早饭，打开电脑看一部自己喜爱的电影；每天晚上差不多 10 点多从图书馆回来，然后开始记录每日的言与事。我们大三有一门让其他专业很羡慕的专业必修课——汉字书法，在老师的激发下，我深深地陶醉于汉字的书法艺术，每晚写完日记后，都会花半小时临摹一页颜真卿的楷书，经过两个多月的练习后进步明显，不禁窃喜。书法已然是继音乐后我的又一情感载体。周末的天气总是那么好，我喜欢在校园里，拿着自己心爱的相机留下一处处可爱的风景。

上大三以后，我逐渐养成了这 4 个爱好——藏书（看书）、写日记、书法、摄影。半年了，我明白了我喜欢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这才是我坚持想要的东西。但是，在“考证”、“拿奖学金”、“评荣誉”、“找工作”等外在目标的侵扰、诱惑、压力下，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坚持我想要的东西——仅仅是对自由独立的自我的向往！

老师，我有点害怕。我不知道该不该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不知道坚持了以后会怎样，不知道不坚持又会怎样，不知道怎样坚持，不知道坚持意味着什么。

我该怎么办？

江西农业大学　杜克海

曲晟：年轻时不妨迷茫一次

读到《中国青年报》昨天刊登的大学生杜克海的来信，脑子里马上有两个名字跳了出来：一个是 32 年前的“潘晓”，一个是蒋方舟。

1980 年 5 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来信，向公众抛出了一个问题：“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杜克海则问：为什么大学越读越迷茫，我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提问的方式（通过媒体）和问题本身（人生困惑）都很相似。但是，杜克海的来信估计不会产生潘晓来信那样的轰动效应。杜克海的迷茫，不像潘晓的迷茫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时代性，即被当时人们公认为是自己最紧迫的问题。

杜克海的矛盾似乎在于：是被动顺应社会主流的评价体系，积极地考研、考证，为将来就业准备好一大堆敲门砖，还是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召唤，做自己喜欢做，做了感到充实的事情？其实这两件事情并非绝对地水火不容，找到其中的平衡点也并非难事，难道杜克海那么一根筋吗？既然杜克海所敬重的老师告诉他，“我觉得你更适合做实事”，而且对杜克海有“醍醐灌顶”的效果，那么这位老师也能告诉他如何平衡个性追求与社会评价。把这样一个更接近操作性的问题，用“潘晓方式”抛给全社会，似乎有点用力过猛。当然，在操作性层面之外，杜克海的来信，也透露了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大学教育过于工具化，实利化，与就业需求贴得太紧、太近，对学生的精神成长关注不够，没有给予学生个性发展以足够的空间。但是，这些问题已经被无数次直言不讳地讨论过，似乎没有必要用这么拐弯抹角、隔山打牛的方式来提出。

杜克海已读大三， 蒋方舟不是大三就是大四，杜克海出生农家， 蒋方舟也是普通家庭出身。蒋方舟也写过一封信，《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

更可怕了。’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蒋方舟的迷茫似乎比杜克海的迷茫更大、更深远，因此也容易令人产生幻灭感、虚无感；但是，蒋方舟似乎从这迷茫中获得了某种力量，大迷茫变成了大清醒（欲具体了解可去她的博客）。蒋方舟有一段话好像就是为杜克海准备的：没有什么“形势永远比人强”，因为所有的墙壁，其实都是门。如果有一千个人中，有一百个人，有自己与大环境格格不入的内心世界。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有离开这个跑道，忠于内心的勇气。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获得了成功。那么未来的社会，也许会大不一样吧。

杜克海则在信中写道：“老师，我有点害怕。我不知道该不该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否有勇气坚持下去，不知道坚持了以后会怎样，不知道不坚持又会怎样，不知道怎样坚持，不知道坚持意味着什么。”从这些文字看，杜克海还没有脱离精神断乳期。而蒋方舟早就自己找奶吃了。

牛晓：杜克海不会是第二个潘晓

读完 1 月 7 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杜克海同学的来信，感受颇多，他的迷茫和焦虑我也遇到过。只不过我从中走了出来，并且找到了前进的力量。

我 2004 年考入一所 985 高校，期间转换过专业，担任过校园主持人、话剧社演员、去西部支教一年，在本校读了研究生，担任了校研究生会的主席，2011 年研究生毕业后，考取了北京东城区某街道的公务员。仔细想来，正是那时的迷茫换来了前进动力。

在沉溺处发问

初入大学，突破应试教育束缚的新生很容易被大学校园内丰富多彩的活动所吸引：一是有兴趣相投的朋友和校方的大力支持；二是有参加活动的充分理由：锻炼能力和放松身心；三是有大量的活动时间。还没有为自己做过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的新生，很容易沉溺于校园活动，尤其校园活动的佼佼者在获得外界的赞誉和鼓励后，更加坚定了自己投身校园活动的意志。

我在刚入学的时候，每天都忙得团团转，有时还翘课去做校园活动，并且被充实感和快乐感占据。我参加了广播站、话剧社、学生会、新闻社等学生组织，天天乐此不疲，并一度认为我所从事的这些活动比我的专业课学习还要重要。尤其在参加活动后，老师、同学认定我在某一方面有特长，可以在这一方面继续发展后，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渐渐分不清专业与兴趣、职业与爱好的关系，迷茫也就如影随形。这都是没有学习目标，没有职业规划，过分沉溺于校园提供的舒适生活的表现。

在反思中转身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约在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开始思考：是在兴趣爱好和别人的眼光中越走越远，还是好好思考下自己毕业后的出路？就像现在迷茫的小杜一样，迷茫就说明需要答案，就说明自己已经走在寻找出路的路上，迷茫的另一面则是反思。

其实，仔细算来，在大学里，占用时间最多的还是专业课学习，就算课上不集中精力，就算觉得课业无所谓，但是专业课占用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所以，专业课的学习是大学的关键。毕业后的出路与此有关。

如果一再反思出路这个话题，就会检视自己大学的生活，渐渐就会和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联系起来。虽然这两个规划比较宏观，也有可能短时间的思考不容易得出结论，但是思考总会让人前进。



渐渐地，我综合自己大学前半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并结合自己的优势，实事求是选择了自己大三大四的道路。毅然决然转了专业，投身西部支教，参加研究生支教团，我觉得经历就是财富，与其循规蹈矩地完成学业，不如去经历西部的人和事。这源于自己的反思，源于真正的人生规划和职业规划。

在行动上转型

行动成为习惯就不容易改变，感觉形成印象也不容易改变。像杜克海这样，做过“委员”、“主席”、“社长”的同学要想转型也不容易。因为经过第一二年的实践，别人对你的印象已经形成，你对自己的定位也已经形成，如果没有特别急迫的事情，自己不会改变。这种“习气”（我觉得更多的是种虚荣心在作怪）一直伴随着自己，除非自己痛下决心，从行动上改变之前的习惯。

杜克海放弃“各种头衔”要休息一下，这已经开始从行动上有所改变，不同的是他还不知道怎样改变和改变后该去什么地方。这个时候摄影、书法等“爱好”占据了时间，更深一步说，这也是一种逃避。因为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就用一种看似正确的事情来占据自己。其实，转型已经开始了，如果能更深一步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前途一片光明。

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1980 年的“潘晓之问”曾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这样的疑问有特定的社会背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百废待兴，那时候年轻人的迷茫是社会解放思想潮流下的价值观再选择。杜克海不是第二个潘晓，他的迷茫则是多元社会下人生道路的选择。



小杜忍受周边同学考证行动的压力，但也同样享受自己作为“委员”、“主席”、“社长”等职务带来的荣耀和满足。学校为同学们成长成才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道路是多元的，路径是千姿百态的，这正是高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源泉所在。作为学生最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自身的优势，找准自己的道路。如果你热爱学术，那么你就去投身学术吧；如果自己适合学生活动，那就尽情地在举办活动中提高自己的办事能力吧；如果你什么打算都没有，那就老老实实完成学业，等有了打算再行动吧。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迷茫是一时的，深入的思考、坚定的行动换来的是持续进步的动力。

在越来越宽容的社会环境中，在社会活力持续迸发的氛围中，迷茫正是观察社会的时机，正是反思的时机。也许迷茫之后，眼前豁然开朗。

（杜克海：江西农业大学学生；牛晓：公务员；曲晟：东北新闻网论坛编辑。原文转载自中国青年报及东北新闻网金虎时评。原文链接：http://zqb.cyol.com/html/2012-01/07/nw.D110000zgqnb_20120107_1-03.htm；http://zqb.cyol.com/html/2012-01/14/nw.D110000zgqnb_20120114_3-03.htm；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6821098.html）

【返回目录】



【鉴】

7-2 曼昆：致当代大学生的忠告

“未来唯一确定的事情在于，它远远无法确定。我不知道，4 年之后，哪些新兴产业将对大学毕业生产生吸引力，任何人都无法确知……每一年上第一堂课时，我总能看到 700 位大一新生那一双双热切的眼睛，这一幕总让我对前方的道路充满了乐观的期待。”



作为哈佛大学传授经济学导论的一位教授，每年秋天，我都有一项令我非常愉悦的任务：欢迎大约 700 名大一新生。今年，我将第一次送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由此想到了一些问题：他们应该学些什么？理解现代经济，并为之做好准备需要打好哪些根基？

我向所有年龄段的学生提出以下建议：

学点经济学 这个建议，你或许已经猜到了。也许我只是在尝试着保护我这个行当的市场份额而已，但我希望这项建议的意义不止于此。

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日常生活事务的学科。”当大学生毕业之后，“日常生活事务”将是他们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如果当前一蹶不振的经济果真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担忧的那样，坠入“失去的 10 年”，大学生们务必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或许没有比经济学导论课堂更好的地方了。这门课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各种犹如旋风般旋转于他们四周的力量，可以促使学生掌握缜密的分析技巧——这种分析技巧将在日后的许多工作中派上用场。它可以让学生成为更好的公民，便于他们评估相互抗衡的政客的说辞。

对于那些已经离开校园的人来说，现在学习经济学还为时未晚。挑选一本经济学教材（我那本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或许发现你正在学习的东西超乎你的想象。

还不确信我的建议？纵使你跟许多人一样，一直不太信任我所从事的这个行当，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或许更为悲观的研习经济学的理由。正如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曾经指出的，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之一是，避免遭受经济学家的愚弄。

学点统计学　高中的数学课程设置在欧几里得几何和三角函数等传统主题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脑力训练，但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适用性。学生们最好多学一些概率和统计方面的知识。

数据，许许多多的数据，是如今这个计算机时代给予每个人的一项事物。然而，拥有数据跟从数据中学到东西，是跨度很大的两码事。学生们需要了解数字密集运算的潜力，以及它的局限性。我认为，至少在高中教材的更新内容之前，所有的大学生都应该上一门或更多的统计学课程。

学点金融学 随着 401（k）计划的崛起，再加上迫在眉睫的社会保障问题，美国人的金融前景越来越多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他们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吗？

很少有高中生在其毕业之际掌握了明智抉择所需的工具。实际上，许多大学新生甚至不知道股票和债券为何物，不知道这些资产所带来的风险和回报，更不知道管理这些风险的最佳方式。

每当一些公司破产的时候，许多人就暴露出其金融菜鸟的本质。不管是安然还是雷曼兄弟，许多公司的员工经常将大半身家置放于一只股票之上。他们没有听从最基本的金融教训——免费的午餐，源自多样化的投资。这种方式在没有降低预期收益的情况下，减少了投资风险。

上大学是一项能够带来巨大回报的投资。现在，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之间的工资差异居于历史高位。如果大学毕业生打算聪明地管理其收入的话，他们就需要学习制定金融决策的基础知识。

学点心理学 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经常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假设人们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实现其目标的最佳方式。

就许多用途而言，这种方式是有用的。但这仅仅是观察人类行为的一种方式。对于学了太多古典经济学的人来说，学一点心理学不啻为一种颇有裨益的解毒剂。它可以显露出人类理性（包括你自身）的缺陷之处。

这是我上大学时没有聆听的一门课程。上本科时，我从未上过一节心理学课。但在将心理学注入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诞生之后，我弥补了这项缺憾。几年前，作为哈佛大学校务委员会的一员，我旁听了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教授的心理学导论课。我不知道这门课是否让我成为了一名更好的经济学家。但它的确让我成为了一位更谦卑的经济学家，或许也让我成为了一位更好的人。

适当地忽略成年人的建议 形形色色的成年人对即将跨入大学校门的学子提出了各种建议。离开家，即将开始大学生涯的新生应该聆听，思考，反思这些建议，但最终要跟随自己的直觉和激情。

未来唯一确定的事情在于，它远远无法确定。我不知道，4 年之后，哪些新兴产业将对大学毕业生产生吸引力，任何人都无法确知。下一代人将塑造其自身的经济形态，就如同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塑造了我们这代人的经济形态一样。现在正忙于收拾行囊，购买课本，会见室友的大一新生将未来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每一年上第一堂课时，我总能看到 700 位大一新生那一双双热切的眼睛，这一幕总让我对前方的道路充满了乐观的期待。

（曼昆：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转载自译言网，译者为 Kevin.Ren。原文链接：http://select.yeeyan.org/view/37047/271051）

【返回目录】



7-3 纽约时报：上大学究竟要学什么

“下面为过来人给大学新生的建议。这些过来人实际上也是为大学新生的论文打分，指导他们的课堂讨论的人。”

大学是个让你明白自己需要提升什么的时机，这包括适应外部世界所需的提升和对自身的充实。利用大学在读期间把它们挖掘出来，越多越好。

选定专业之前，先上各种不同科目的课。参与到多种多样的社团和活动中。与人交朋友，出身比你穷得多和富得多的朋友都交一交。和不同族裔或不同宗教的人约会（在聚会上的搭讪不算。）到海外留学一个学期，或者储钱到欧洲或亚洲背包旅行。

童年时，你可能没机会学习某些东西，现在就把空洞填上吧。不知道古典音乐是什么？真糟糕。不知道雷帝嘎嘎是谁？那更糟糕。如果你是在备受呵护的温室里长大的，那是时候感受外面世界了。

大学同样是发掘自身潜能的时机。从没当过领导者？那就试着组建一个社团或乐队吧。

在大学里，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做了这些尝试。我原本是戏剧专业，但想扩大学习范围，就选修了数学课，才发现实际上我喜欢数学，而且我也喜欢和技术人员混一起。

在领导方面，我管理一个数学社团和一个音乐社团，从中我学到了如何制定目标并说服他人和我一起实现这个目标。现在我计划博士毕业后成为企业家。这可能看起来很不切实际，但那是我在领导一个不起眼的小社团时，才发现自己能够经营企业。

大学里，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从不知道，自己会迷上什么。

——蒂姆•诺维克弗（Tim Novikoff），康内尔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在读博士生



如果你花时间读这个建议，十有八九你已经具备了接受大学教育的学业挑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即严肃的求学态度。我想要说的东西要世俗得多，但这会让你更好地过渡到并适应大学生活：在面对转变时的兴奋不已和不知所措中，宽容待已，耐心待己。

记得离开校园一段时间，逃离课业的要求和摆脱大学社交生活的束缚。去你住的镇上走走看看。见一见其他人，不是教授，也不是同学。如果你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校园里，那就很容易受到个别苛刻的教授的批评，或是和舍友发生激烈的冲突。如果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意味着你犯了不明轻重的错误，并且为这错误承受痛苦；你不明白大学这几年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小说《达罗卫夫人》（*Mrs. Dalloway*）中，小说中的人物角色都因为无法保持适度的“比例感”而陷入困境，遭受折磨；日常生活，以及对其中一个角色来说的生活本身，都太过沉重，难以控制。

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你不采纳我的建议，你的生活将会变得一团糟，而是因为《达罗卫夫人》真的是非常优秀的读物，我极力推荐你们读一读。

——维利•X.林，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文学创作专业在读硕士生

大学是事实产生的地方。研究是个协作的过程，所以科学家需要实验室助手，人文学科的研究人员需要图书馆助手，而研究生或博士生需要所有能得到的帮助。求知欲强且有能力的本科生总能够找到协助研究人员的活儿做。

不管是什么领域或是什么具体项目，帮助研究人员也是帮助自己。最明显的益处是学到了新的技能和无价的经验。不过，了解正确的实验或分析方法是如何在一堆杂乱的观察数据或观点声音中分辨出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如基因变异和某种疾病，金融工具和信用可获性等，这对自己也有很大作用。打开一扇了解研究这一领域的窗口，你会发现自己在思考时更具批判性，也更少从表面价值去判断是否接受某些主张，或许你还会发现自己更有信心和勇气去面对自己能完成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研究经验告诉你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在科技发达的信息时代里，具有研究经验能够使人更好地生活着。

——阿曼•辛格•基尔（Aman Singh Gill），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生态与进化系在读博士生

电子设备已经成为了带给人安全感的事物。但让自己慢慢戒掉吧。

开始时，每天计划几个小时的不上网时间，手机也关机。这是你能够认真地读点什么东西的唯一办法，不管读的是柏拉图（Plato）还是德里达（Derrida）有关柏拉图的研究。（记住，如果你先读柏拉图，再读德里达有关柏拉图的研究，你会收获更多。）此外，下了线关了机，别人就更难找到你，你也因此在新朋友和熟人眼里显得更加神秘，更有吸引力。

当你离开房间去上课时，把你的笔记本电脑留下。把上课时间全都耗在 Facebook 上面，这只会浪费时间、浪费父母的钱、不尊重教师，也会让坐在你旁边想要集中精神听课的人觉得恼火。

你不需要用笔记本来做笔记——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不是好的记笔记方法。那只会制造劈啪劈啪的噪音……你是学生，不是法院书记员。到了讨论课或讨论环节时，习惯带着自己的想法，和其他人围坐在放着几本书的桌子旁进行讨论。毕竟，在你以后的生活中，会议是通过屏幕远程召开的。

——克莉丝汀•斯默尔伍德（Christine Smallwood），哥伦比亚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

大学新生承受着难以置信的压力，他们不只是要成功地完成大学学业，而且还要表现突出。他们带着内疚的心走进大学，不知道要选什么专业，也不知道将选择怎样的职业道路。但且放轻松，大家都和你一样，什么也不知道。

进入艺术学院的第一个星期，我坐在昏暗的讲堂里，教授问的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幻灯片课件上的内容我也看不清楚。我觉得这讲堂里似乎就我一个人摸不着北。所以，当绘画课老师

邀请我们几个学生去她家里吃个家常便饭时，我还担心自己会落后。但在这种非正式场合中，大家都开怀畅谈，我也能够非常轻松自如地说出自己对艺术的看法。

晚饭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们坐在现在最喜欢的老师的敞篷车上，沿途的树木嗖嗖作响，我记得自己抬头望着夜空， 想着，“大学就该是这样子！”轻松享受这一旅程吧。

——伊凡•拉伦德（Evan Lalonde），波特兰州立大学当代艺术实践专业在读硕士生

开始进入大学的那几个月里，大家都想交朋友。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每个人一直都很友好。你或许会感觉自己为了得到同学的欢迎，假装对很多事情都非常感兴趣。“你是半职业哑剧演员？真酷。今晚上哪儿去啊？”

幸好，到最后，一切都摆脱了。在聚会上、社团活动中、宿舍里和教室里，你会找到自己真正愿意与其交流的人。换句话说，除非你每天晚上都呆在宿舍里，和高中时的爱人（他/她可能回家了，也可能在别的学校就读）煲电话粥。或者更糟糕的，你每隔一个周末就离开学校去见你的爱人。分手吧。

你们应该尽快分手，因为无论如何，感恩节过后，你们可能就会分手。你可能会真心挽留，但是当你们身边有了新的伙伴，无法真正“了解”对方在各自学校里的表现，或是因为对方而错过了某些重要的场合，如现在正在忙碌进行着的社交联谊活动，你们便会开始憎恨对方。更糟糕的是，其他人可能会对你的缺场加以惩罚：“哦，是啊，这玩笑有点难解释。瞧，那是在你离开镇上的那个周末开始传出的。”

和你的爱人到同一所大学也不必然能解决问题。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男朋友不喜欢我的新“舞台”；我感到心慌，因为我们开始太多时间黏在一起，然后呆在一起的时间又变得很少。在第一个学期分手前的那头两个月，我们就这样分分合合地得过且过。

大学一年过去了，我们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各自的生活重心也有了变化。在接下来的学期里，我们觉得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并没有减弱彼此之间非常珍贵的情谊。最后我们复合了，一起度过剩下的大学时光。不过，我们是先分过手的。

——瑞贝卡•埃利奥特，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生

（本文转载自译言网，译者为 Mindyoy。原文链接：http://select.yeeyan.org/view/98162/273251）

【返回目录】

拓展阅读：薛涌《上大学学什么？》

链接：http://book.163.com/09/1125/14/50VL461J00923INP.html

7-4 李开复：我的大学生活琐忆



“一个班只有七个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数学突然由'最好的'变成'最差的'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是“全州冠军”，但是我所在的州是被称为“乡下”的田纳西州，而当我遇到了这些来自加州或纽约州的真正的“数学天才”，我不但技不如人，连问问题时都胆怯了，生怕我的同学们看出我这个'全州冠军'的真正水平并不怎么样。”

上大学前，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哈佛人。我有这样一个梦想，一是因为那个笼罩着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做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做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1979 年的四月，一封拒信打破我的这个梦想。至于原因，我估计是因为我的 SAT 英语成绩太差了，只有 550 分（如果当时有新东方，可能就不是这个结局了）。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身条件有不足，不能保证一定能上哪所大学，所以我一共申请了 12 所学校，这样，我觉得才能把主动掌握在自己手里。回想当时，我的老师们可能都快恨死我了，因为申请大学的材料中需要老师给学生写的推荐信，而对我，他们要一下子写那么多份（当时没有电脑，每封推荐信都需要老师亲手写成）。

最后，我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法律系和数学系也很有名。哥大给学生很大的发展空间，允许学生学习的课程范围很广。我在大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学美术、历史、音乐、哲学等专业的课程，接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找到自己兴趣的机会。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哲学系的一个老教授说的话：“知道什么是 make a difference 吗？想象有

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 difference 最大，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

再来说说我的哥大法律梦。当时，我主要学的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pre-law）”的专业。但是，上了几门“政治科学”的课后，我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来上课，十分苦恼。其中一门课实在太枯燥，我基本上每堂课都在睡觉，惟一的选择只是在教室里睡还是在宿舍里睡。睡到学期过半后，我的平均成绩勉强够得一个 C，我赶在限期的前一天把这门课退掉，才避免了因为平均分不到 3.0 导致助学金被取消的灾难。

我向家人提起学习法律的苦闷时，他们都鼓励我转系。姐姐说：“你不是高中时就把大二的数学读完了，还得了全州数学冠军吗，怎么不转数学系？”但是，这又让我碰到了我的第二个苦恼。进入大学后，学校就安排我加入了一个 “数学天才班”，那里集中了哥大所有的数学尖子，一个班只有七个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数学突然由“最好的”变成“最差的”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是“全州冠军”，但是我所在的州是被称为“乡下”的田纳西州，而当我遇到了这些来自加州或纽约州的真正的“数学天才”，我不但技不如人，连问问题时都胆怯了，生怕我的同学们看出我这个“全州冠军”的真正水平并不怎么样。这么一来，我就越来越落后，到今天我对这门课还是“半懂不懂”（这又是一个“沉默不是金”的证明）。当我上完这门课后，我深深地体会到那些“数学天才”都是因为“数学之美”而为它痴迷，但我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我羡慕他们找到了最爱；另一方面，我遗憾地发现，自己既不是一个数学天才，也不会为了它的“美”而痴迷，因为我不希望我一生的意义就是为了理解数学之美。

就这样，我与我向往的哈佛、选择的法律、自豪的数学一一挥别。

因为懂计算机成了校园里的牛人

失去了哈佛、法律、数学，我的未来之路将往何方？幸好还有计算机。

其实，我在高中时就对计算机有很浓厚的兴趣。高中时我很幸运，学校就有一台古董的 IBM 机器，当时是 1977 年，计算机还需要靠打卡片的方式使用（就是先在一张一张的卡片上打洞，然后再把这一叠打了洞的卡片输入电脑）。有一个周末，我写了一个程序，让它去解一个复杂的数学方程式，然后把结果打印出来。因为机器运行速度非常慢，写完程序后我就回家了。周一回到学校，我突然被老师叫去骂了一通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所有的纸都被你打印光了！”原来，这个数学方程式有无数的解，周五我走后程序一直在运行，也就一直源源不断地在打印结果。当时的打印纸都是每张连在一起的厚厚一叠，而这样一箱纸可能要花掉学校几十美金，结果被我一个程序全部打光了，老师当然很生气。

大一时，我很惊讶不用打卡片也可以使用计算机，而令我更惊讶的是这么好玩的东西也可以作为一个“专业”。于是我选修了一门计算机课程，得到了我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A+”。除了赢得老师、同学的赞扬，我还感觉到一种震撼：未来这种技术能够思考吗？能够让人类更有效率吗？计算机可能有一天会取代人脑吗？解决这样的问题才是一生的意义呀！

大一期末，我找到一份工作，是在计算机中心打工，他们会按时间付点钱给我作为酬劳，虽然不多，但也是一种鼓励。同学们有什么计算机方面问题都会来找我解决，而且当时“会计算机”在学校里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 COOL 了。甚至那时候我的 ID 都跟别人不一样：一般人的 ID 都是“院系名+ 姓名”，比如学计算机的就是“cs.kaifulee”，学政治的就是 “ps.kaifulee”，而我的是“cu.kaifulee”，cu 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李开复，和校长一样，多牛啊！

当然，我也做了很多无聊的事情，比如做程序去猜别人的密码。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密码是可以被破译的，当我“黑掉”别人的帐户以后，就用他的名义发一些恶作剧的信。有一次，我用一位男同学的账号在 BBS 上发了一个“单身女郎征友”的启事，害他莫明其妙地收了一堆情书。这位同学现在也在北京工作，估计他到今天还不知情，下次见到他我一定要记得告诉他，那个启事是我发的。

当时，哥大法律系在全美排名第三，而计算机系只是新设的一个专业，如果我选择计算机这个基础不是很厚重的专业，前途看起来并不很明朗。如果选择法律系，我的前途大概可以预测到：做法官、律师、参选议员等等。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范本，我可以照着规划。而选择计

算机专业，我甚至连将来要做什么都想不出来，当时也没有软件工程师这种职业。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和“我的兴趣”（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多无聊、多沮丧啊！），并没有让这些现实就业的问题影响我。于是大二时，我从“政治科学”转到“计算机科学”。当时，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开玩笑说：“任何一个学科要加‘科学’做后缀，就肯定不是真的科学。看看你，从一个‘假科学’跳到另一个‘假科学’，跳来跳去还是成不了科学家。”

每天两毛五，游戏打到 9999

我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专长”：打电子游戏在学校是 NO.1——没人打得过我。

以前的电子游戏比现在简单多了。我常玩的一种游戏叫做 Space Invader，屏幕下面有四个堡垒，可发射子弹，上方是很多妖怪，需要把他们一一击中。那个时候的游戏机很“笨”，妖怪不是很快地飞来飞去，只是在慢慢移动。这种游戏投币才可以玩，每次两毛五，而我没什么钱，一天两毛五对我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每天我只带两毛五去玩，上完课就去打一次或两次。

这么弱智的游戏，有挑战吗？有！机器中的分数设置只有四位数，最高分数是 9999 分，之后再得分就会自动回 0。而且，每个妖精的分数不一样，有的是一分，有的是三分，有的是十分，所以当打到接近 9999 时，你就要小心计算了，因为如果错打了一个，超过了 9999，就会回 0，得重头开始了。为了保持我的记录每天都是最高分，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瞎打一通，而是一边打一边计算自己的分数，打到 9999 分就自杀，不玩了。这样，游戏就很有难度了。而且我刚开始不可能打得很好，需要一次次练习，这也是很大的“投资”。

最后，我每天两毛五的结果几乎都是 9999，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我每次都把名字的缩写 KFL 写上去，让后面来玩的人都会看到这个记录，知道谁是最高分，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当时玩游戏的学生很多，甚至还要排队，我若去的话大家都会说：“看，高手 KFL 来了！”

我在高中时很守规矩，从不玩这种游戏，到了大学，一下子没有了家长的约束，比较自由，于是才开始玩游戏。回头想想。当时的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些游戏不够精彩，没有让

我真的沉迷下去，每天我只是花两毛五，放松 20 分钟。当时如果有什么“魔兽世界”、“CS”，说不定我就会沉迷网吧，毁了一生。

就这样，我打了一个学期的游戏，又是什么使我脱离了电子游戏的“魔掌”呢？是桥牌。我是在高中时跟朋友一起吃午餐的时候学会打桥牌的，进大学后，我参加了桥牌俱乐部，发现玩法不同了：大家都拿同一副牌，这样就可以比赛，看谁打得最好。那时，也许因为中国人的“排队心态”作祟，我特别喜欢参加桥牌比赛，目的就是想得第一。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为了得第一就非常幼稚地找了一个老先生老太太聚集的“桥牌俱乐部”打，打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似乎该换一个地方了，不然除了常挨老太太白眼之外，牌技还越来越差。当时，许多地区都有桥牌比赛，于是我们就搭车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比赛，还去常春藤学校比如耶鲁、哈佛去比赛，或去参加全美的比赛，这样以来我们得了不少奖牌、奖杯。我的一个桥牌搭档，后来参加了“百慕达杯”（类似于足球的世界杯的一个桥牌比赛），得了全世界第三名。他后来成为一名职业桥牌手，日子过得很舒服。我有时会跟人开玩笑地讲：“要是我当初一直打下去，或许在桥牌领域也能有所成就呢！”

也许，有人会觉得打桥牌和打电子游戏没什么差别，其实差别非常大：桥牌可以培养逻辑思维能力，也可以锻炼人际交往能力。不过，我在大一时过于沉迷桥牌，一星期打 30 小时，这么以来就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学业。

因为打电子游戏和桥牌，我大一时的成绩只有 3.26。但是自从找到我的最爱——计算机之后，我突然感觉对学习有了相当浓厚的兴趣。每次老师发了编程的习题后，我晚上不睡觉也要把它做完（虽然老师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那时，我不再想拿桥牌第一，而更想做计算机第一。在这样的兴趣驱动下，我在大二、大三、大四时的成绩都是满分 4.0，这样才补救了大一的贪玩，使我最后得以从计算机系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打工过程中发现别的世界

我读大学期间，靠家里资助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后来我就没跟家里要钱，靠自己打工挣钱完成了学业。我家在台湾虽然算是小康，但按美国的标准衡量，还是付不起大学学费。当时，学校会给这样家庭的学生提供打工机会，通常的做法是这样：学费的三分之一是学校“给”你的助学金，另外三分之一是学校“借给”你的贷款，还有三分之一需要自己打工挣（这种提高学费，但是人人读得起大学的模式挺好的，值得现阶段的中国大学学习）。

打工是大学生学习的良机。我比较幸运，有比较多的打工经历。

刚开始打工时，我什么也不会做，那就只能去做家教了。学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区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书的地方在“哈林区”，是全美最危险的地区之一，离哥伦比亚大学很近。

当时我在读艺术历史，经常要去博物馆看一些画，看完画后就坐巴士去做家教。有一次，我一不留神就多坐了两站，到了哈林区中心，我当时还犹豫要不要多花一张车票坐回学校，后来却为了省点钱选择走回去，结果却犯了个很大的错误：我突然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世界——一排排流浪汉、吸毒的人、带武器的人……虽然身体上没有受到伤害，心中却很受震动，也有点害怕。从他们中间穿过时，虽然他们没对我做什么，但我心里一直很忐忑不安，不知道随时会发生什么事。那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看到过一个东方面孔，见到我后就用他们杜撰的中国话冲我“哇哇”乱叫。我好不容易一步步走到教学中心，把最后一门课教完，就再也不想去了。

当时我刚好开始申请在计算机中心实习。在这里的兼职就有了很大改变，我可以得到很大权限，做很多事情。到了暑假，我也跟一些公司做一些计划，写点程序，最有意思的就是写了一个称钻石重量的程序。当时是 1980 年，我大一的暑假。

大学总共三个暑假，大一大二之间的那个暑假我在计算机中心打工，大二大三之间的那个暑假我做了两个工作，一个是在《做最好的自己》中讲的在法学院打工的故事，另外就是在高盛打工，而给我介绍工作的人是我打桥牌时认识的。桥牌比赛后，我们聊得比较投机，他们就说，既然你是学计算机的，为何不来这边试试？面试的时候很有趣，因为企业里有一些很敏感

的信息，他们会用测谎机对面试者进行测试，我之前没有见识过测谎机，虽然自己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还是有点紧张。

一开始，面试官问：“你有没有酗酒？”

“没有。”

“有没有吸毒？”

“没有。”

“有没有盗用过公款？”

“没有。”

“有没有赌博？”

“没有。”

“确定没有吗？为什么你的心跳忽然加速了？”

当时我正在想：桥牌算不算赌博？我确实有几次和同学玩桥牌时，下了小小的赌注。然后他继续追问：“你为什么心跳这么快？你一个礼拜输多少钱？一千？五百？” 我赶紧解释说：“只是打桥牌时和同学玩玩。”他又追问：“真的吗？请讲实话！”——很严厉的口气。我心中暗叹：真是太可惜了！难道我就因为打桥牌断送了这样一份很好的工作？没想到面试官最后却跟我说：“你的人品非常优秀，准备来上班吧！”原来，因为这个工作可以接触相当多的敏感数据（例如高盛即将推荐的那些股票），他们怕暑期工拿这些数据去发财，所以他们必须吓唬吓唬每个申请者，这样才能发现品行不好的应聘者。

高盛是个很好的企业，里面的员工都很优秀，在那里股票分析师们每天穿得西装笔挺跟客户见面。但他们都不太懂计算机，很多数据还需要手工计算。为了从繁重的计算工作里解放出来，他们希望我帮忙处理一些工作。那些按照他们的经验认为我需要做一整天才可以完成的工作，实际上利用计算机程序我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利用其余的时间，我在那里学了不少投资、管理方面的知识。

除了打工，大学生社团活动对成长也很有帮助。我今天非常遗憾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参加任何社团活动（除了桥牌社之外）。虽然我在读高中时，参加了很多社团，非常活跃，有很多参与社会工作的良好记录：学生会副主席、创业三次……经历非常丰富。但那时，这些事情我都是强迫自己去做的，只是为了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履历表上多一行字。现在回头想想，我从中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与人相处的能力，而不是大学申请表上的那行字。

一起做蛋糕、吃蛋糕的好朋友

到大学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跟人打交道很有压力”。当时中国学生不多，也没有专门的华人圈子（当然，现在想想有了这样的圈子也未必好）。有时候，当我走进一个 party，看到大家在那里聊天、喝酒、开玩笑，就这样发散式地交流，我总觉得走过去面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很难张嘴。所以去了几次新生 party 之后，我反问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连嘴都张不开了？我曾努力地想与人说话，但又担心没有人听我讲。而且每次大家都很分散，三三两两地在一起交流，我站在那里总觉得很无聊、很孤单，不知道怎样才能融入这么一个松散的交流中去。于是，我慢慢地就退出了，自我封闭起来，不再参加 party，也不交朋友。当时，我能交到的朋友就是打桥牌、玩电子游戏时遇到的朋友，还有我的室友（关于这点，现在回头想想，当时真不该让自己退缩。后来当我读博时、工作时，慢慢发现社交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可惜上大学时没有好好锻炼，只好后来补上这堂课了）。

上大学时，我们一个宿舍 4 个人，每两人共用一间卧室。我跟我的室友关系很好，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常跟我讲他的成长过程，我也会讲一些我的事情。我们一直是好朋友，直到现在他也常打电话给我。前一阵子，我在打官司的时候，他还专门打电话跟我说：“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帮你做人格担保？”我虽然很感谢他，但我跟他说自己人格没有问题，不用他担保。他又说：“其实我也知道这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永远站在你身边。”

那时，我在计算机中心打工，我会帮他参谋作业该怎么做；而他在厨房打工，这样就可以给我带一些好吃的食物回来分享。有一次学校放春假，他说：“我们厨房剩下来 25 公斤奶油芝士（cream cheese），反正也要扔了，不如我们拿来做蛋糕怎么样？”我说：“好主意

啊！”我家庭都不是很富裕，为了省钱都没有回家度假，毕竟飞机票很贵。于是，我们就计划用这些芝士做 20 个蛋糕，这样就可以天天吃蛋糕，省出假期的饭钱了。

打定主意，我们两人开始忙活起来，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后悔这个决定了。因为 25 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把原料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个棍子使劲搅，一搅就搅了四个多小时，胳膊都累酸了。更让我后悔的是，当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后，感觉总有消灭不完的蛋糕在等着你。吃到最后，我们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到蛋糕、提也不想提起“蛋糕”这几个字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的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我问他是什么，他说：“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叫了六道菜为蛋糕发霉庆祝。

后来好几年我们都没有再吃奶酪蛋糕。但多年以后，每当见面，我们总是开玩笑说，一起去吃东西吧。吃什么？吃奶酪蛋糕啊！哈哈！

就这样，蛋糕会发霉，但源于蛋糕的友谊却是异乎寻常地长久。

（李开复：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6585）

【返回目录】

【期】

7-5 爱因斯坦：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

“要记住，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奇妙的东西，都是多少代人的工作成绩，都是由世界上每个国家里的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劳动所产生的。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里，使你们可以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我们这些总是要死的人，就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了永生。”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恶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

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本来构成文化和保存文化的正是这个，当我把“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作为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十分枯燥的专门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

使年轻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由于太多和太杂的学科（学分制）造成的青年人的过重的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接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

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反过来，这种推动力也通过任务的完成而得到加强和滋养。在这里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同学校的教育准则的关系极为重大。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只不过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样一件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可以很不相同，这要看推动这项工作的主因究竟是怕受到损害的恐惧，是自私的欲望，还是对快乐和满足的追求。没有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会对塑造学生的心理基础会没有影响。

人们应当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的同胞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他对他们所做的贡献。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在学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该是学校的最重要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导致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产——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记住，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奇妙的东西，都是多少代人的工作成绩，都是由世界上每个国家里的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劳动所产生的。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里，使你们可以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我们这些总是要死的人，就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了永生。



如果你们始终不忘记这一点，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

——《爱因斯坦文集第 3 卷》

（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6590 ）

【返回目录】



7-6 钱理群：漫谈大学

“你必须有定力，不管周围怎么样，不管同寝室的人怎么样，人各有志，不管别人怎么做生意，不管别人在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



今天看到在座的诸位大学生们，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四十八年前的事。四十八年前我十七岁，考取了北大中文系，也是非常的兴奋，同时也有点惶惑。我想，这是跟诸位上大学的心情是一样的。上大学对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情，有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当年思考的，我想也是今天在座的诸位同学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度过大学四年——这人生最宝贵的时光”？

一、大学时代：人生的盛夏

为什么说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呢？根据我的经验，十六岁到二十六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十六岁以前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十六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二十六岁以后就开始考虑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这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十年之间，大学四年又是最独立，最自由的。当然如果你想延长的话，你还可以考研究生，将这四年再延长一下。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最自由的、最没有负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四年的时间，是摆在每一个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大学之不同于中学，最根本的转变在于：中学时你是未成年人，对你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听老师的、听父母的，按照他们的安排去生活就行了；到了大学你就是公民了，可以享受公民的权利，但又不到尽公民义务的时候。中学生和大学生最大的区别是：大学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中学生是被动地受教育，而大学生是主动地受教育。当然在大学你还要听从老师的安排、听从课程的安排，那是国家教育对你们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自由地设计和发展自己。有同学给我写信说我考上大学了，满怀希望进大学，结果一上课就觉得老师的课不怎么样，对老师不满意。我觉得其实每个大学都有一些不太好的老师，北大也一样！不可能所有课都是好的。中学老师不太好的话，会影响你的高考。但是在大学里，关键在你自己，时间是属于你的，空间是属于你的，你自己来掌握自己，自己来学习。不必像中学那样仅仅依赖老师，需要自己独立自主，自我设计。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学是干什么的？你到大学来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我想起了周作人的一个很基本的观点：一个人的成长一切都顺其自然。他说人的生命就像自然的四季：小学和中学是人生的春天；大学是人生的夏天，即盛夏季节；毕业后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天；到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人生的季节跟自然的季节是一样的，春天该做春天的事，夏天该做夏天的事。自然季节不能颠倒，人生季节同样不能颠倒。而现在的问题恰好是人生的季节颠倒了。我在北京老看见那些老大妈在那里扭秧歌，扭得非常起劲。按说这时候不应该再扭秧歌，是因为她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扭过秧歌，所以到老了就要扭秧歌，而且扭得非常投入、非常狂。我有时候就在想，“老夫聊发少年狂”是可以的，如果“老夫”没完没了地在那里“狂”就不对了，到处都在跳就不大正常了。现在是老年人狂，相反，少年却是少年老成。这就出了大问题。所以我经常对北大的学生讲：“你此时不狂更待何时？”这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按照我的观点，儿童就是玩，没别的事，如果让儿童去救国，那有点荒唐。首先在大人方面是失职，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让儿童来救国；而对儿童来说是越权，因为这不是他的权利，不是他的事。但现在的中国经常发生这种人生季节颠倒的事。

作为青年人的大学生主要该干什么？这又让我想起还是四十八年前我刚进北大一年级的时候，中文系给我们开了一个迎新晚会，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玉师姐说过一句话：祝贺你们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就要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爱情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你不要为爱情而爱情，拼命求也不行。现在好多年轻人赶时髦，为时髦而求爱情是不

行的。但遇到了千万不要放掉，这是我们过来人的教训。我在大学，其实是在中学就遇到了非常喜欢的女孩子，但是不敢，另外当时我是书呆子，就知道一门心思读书，懵懵懂懂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所以大学里如果遇到了真正纯真的爱情就不要放弃。知识、友谊和爱情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是美的！友谊是美的！爱情是美的！大学期间同学的友谊是最可珍贵的，因为这种友谊是超功利的、纯真的友谊，同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说实在话，进入社会之后，那种朋友关系就多多少少有些变味了，多少有利益的考虑。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我们大学同学喜欢聚会就是回忆当年那种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友谊。一生能够有这样的友谊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所以我说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因为你追求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记得作家谌容有篇小说叫《减去十年》，如果我可以减去十年或二十年，如果现在是当时的话，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去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因为这是我们年轻人的权利！

二、“立人”之本：打好两个底子

我们还要问的是，在大学期间要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们通常说大学是培养专家的。你在大学里是学得专业知识技能，使自己成为合格的专业人才，以后一方面可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也是谋生的手段。我想对谋生这类问题我们不必回避。鲁迅早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求学有这种明确的功利目的——那就是求得知识，成为专家，以后可以谋生。

但是人不仅仅要有功利目的，他还要有更大、更高的一个目标，一个精神目标。我们所确定的上大学的目标，不能局限在做一个专业技术人才、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更要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有人文关怀的人。人文关怀是指人的精神问题。具体地说，你在大学时要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二、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在这几者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健全的关系？思考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文关怀。这样才会建立起自己的一种精神信念，以至于信仰，才能为你一辈子的安身立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问题大学期间解决不了，研究生阶段也一定要解决，因为这是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问题。同

时要不断开拓自己的精神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锻炼自己的性格，发展自己的爱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开掘和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审美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人。大学的根本的任务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而且是“立人”。所以大学期间要打好两个底子。首先是专业基础的底子、终生学习的底子。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变化非常快，你将来工作需要应用的知识不是大学都能给你的。尤其是自然科学，你一年级学的某些东西到了四年级就有可能过时了，知识的发展太快了。因此，大学的任务不是给你提供在工作中具体应用的知识，那是需要随时更新的，大学是给你打基础的，培养终生学习的能力。今后的社会发展快，人的职业变化也很快。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你大学学物理你就一辈子搞物理，你很可能做别的事情。你在大学就必须打好专业技术知识的基础和终生学习的基础，这是一个底子。第二个底子就是精神的底子，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这两个底子打好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就像李玉和对她妈妈说的：“有妈这碗酒垫底，儿子什么都能对付”。大学里这两个底子打好了，那么走到哪里你都能够找到自己最合理的生存方式。

前面说过，大学里要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我在这里侧重谈一谈该怎么求知识，怎么读书的问题。关于读书，周氏兄弟有两个出人意外却意味深长的比喻。鲁迅说：“读书如赌博”。就像今天爱打麻将的人，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还继续打。打麻将的妙处在于一张一张的牌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而读书也一样，每一页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会打牌的人打牌不计输赢，如果为赢钱去打牌在赌徒中被称为“下品”，赌徒中的高手是为打牌而打牌，专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周作人也有一个比方，他说：“读书就像烟鬼抽烟”。爱抽烟的人是手嘴闲空就觉得无聊，而且真正的烟鬼不在抽，而是在于进入那种烟雾飘渺的境界。读书也是这样，就在那种读书的境界——它是其乐无穷的。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这如此有趣如此让人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我想同学们在中学里都是深有体会的：一见到书就头痛，其实要是我一见到书就高兴，就兴奋。中学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读书变成最乏味的读书，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失败。现在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为读书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

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的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二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轻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称是杂家，他主张大家要开拓自己的阅读范围，要读点专业之外的书。

这里我想着重地谈一谈理科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说："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所谓巨人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那时候的巨人像达芬奇这些人，不仅是会四、五种外语，而且在几个专业上都同时发出灿烂的光辉。恩格斯说："他们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这使他们的性格得到完整、全面的发展。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五四"开创的新文化的重要传统就是文理交融。比如鲁迅和郭沫若原本是学医的，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还有好多著名的科学家最初都是写小说、诗歌的，像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他的一篇小说就被鲁迅收入新文学大系，有相当高的水平；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杨钟健先生、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具有很高的水平。丁西林是北大第一个开设《普通物理学》的教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戏剧家。大家都熟悉、都羡慕的杨振宁、邓稼先，他们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人们在回忆他们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一棵大树底下背诵古典诗词的画面，他们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前几年我看了几篇杨振宁先生关于美学和外国文学的论文，谈得非常到位，造诣很高。在这里我不妨谈谈我的大哥钱宁——著名的科学院院士、黄河泥沙专家。我大哥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大家可能注意到我有一部关于曹禺的研究著作，最早告诉我曹禺还有《原野》这部戏剧的就是我大哥。他对《红楼梦》很有研究，我在他面前自叹不如。他对《红楼梦》的热爱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在临死之前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富于浪漫主义的想法——建立与"红学"相媲美的"黄学"，研究黄河文化。这样的一种想象力、这样的气魄让我非常佩服。自然科学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一定是与人文交融的。那是一种科学的大境界！

我们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到第三代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是在两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问题是到了４９年以后，由于这种文、理、工、医、农的合校大学体制的改变，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使得学生知识越来越单一，越来越狭窄。现在有些学者的精神气质、气度、精神修养上与前辈学者有距离，而这个距离不是临时努力读书能够弥补的。精神气质差异的根本的原因在于知识结构的不同，在于缺少文理交融的境界。在一般情况下，学理科的人缺少文学的修养，缺少哲学的修养显不出他有什么缺欠。反过来一般学文学的人不懂自然科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学理工的有没有文学修养和学文学的人有没有自然科学的修养就会显出高低了。知识结构的背后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的问题，而一个人能否成功最主要的是看他的精神境界。

理科学生首先要成为专业的人才，这个门槛是不容易进的。相对来说，学文科的是考试难，进了大学要毕业非常容易。而学理科的就不行，入学难，毕业的门槛也很高，理科的学生真正要把专业的知识学到手是非常难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懂理科，所以把理科看得很神圣。学理科确实可以把一个人带到一个陌生的全新的世界，但是如果你把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容易把自己的专业技术的世界看作是唯一的世界，惟知专业而不知其他。这样就把一个人的精神天地局限在非常狭小的空间里，知识面越来越窄，兴趣越来越单调，生活越来越枯燥，这是很多理科学生都会经历的过程。这个时候你的精神就会平庸化、冷漠化！大家可以发现这几年出现的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件发生在理科学生身上的居多，一个就是清华大学学生的“硫酸伤熊”事件，还有一个北大的高材生到了美国枪杀自己的导师。这都发生在理科学生身上，引起我长久的思考。这些学生在专业上已经很好了，但是由于知识的狭窄导致精神上的冷漠化，缺少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爱。当然这个问题文科生不是不存在，但理科学生更容易把技术看作是一切，这样实际上就把专业功利化、把个人工具化了，就成为了专业知识的奴隶。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现代科学技术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理科学生来说首先要进入专业，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要做本专业的第一流的人才。但同时要走出专业，不要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里，要看到专业技术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对于理科的学生这个问题格外重要：就是你在丰富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的同时，还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不然你就是奴隶！

在座的还有许多学外语的同学，在这里我还要对你们做一点忠告。我发现这些年外语学习越来越技术化、工具化，学外语就是学语言，缺少了对文化的学习。学英语、学俄语恰好缺少对英国、俄国的文化、文学的必要修养，这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曾经为北大外语系硕士生考试出我们专业的考试题，我就发现最简单的题他们都做不出来，连胡风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职业的危机，随着外语教育的发展，以后说外语对年轻一代是越来越寻常的事，如果你仅仅是把语言说得流利，而不懂得语言背后的文化，你就失去了优势。特别是到外国去留学，仅仅会外语有什么用处，仅仅是语言好形成不了你的优势，因为别人的语言也会很好。学语言也不是多难的事情，在学校里打好了基础，在外国呆几年，语言也会好得很。所以你必须要有文化，你学俄语，就必须对俄国的文化、文学有很高的修养。学语言的同学不要把你的专业就变成单纯地学语言，要注意学习语言背后的文化，语言背后的文学，否则你同样成为一个工具。当年周作人就说："不能只盯着英语文学，我们还有德、法，还有朝鲜、蒙古"。这就是世界眼光，尤其就全球化以后的发展大趋势来看，我们必须要有世界的眼光。学语言的人不仅要精通一种语言，还要旁通几种语言，这需要一种更开阔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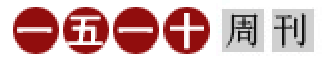
因此所谓如何读书，读什么书实际上是如何设计自我的知识结构的问题。大学期间自我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知识结构的设计。周作人对知识结构的设计能给我们很大启发，他说：我们的知识要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认识人自己。要围绕着认识人自己来设计自己的知识结构，周作人提出要从五个方面来读书：第一，要了解作为个体的人，因此应学习生理学（首先是性知识）、心理学、医学知识；第二、要认识人类就应该学习生物学、社会学、民俗学和历史；第三、要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就要学习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知识。第四、"关于科学基本"，要学习数学与哲学；第五、"关于艺术"要学习神话学、童话学、文学、艺术及艺术史。他说的这些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略知一二。既精通一门，同时又是一个杂家，周作人提出的这一点并不是做不到的。

那么在大学期间我们如何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呢？怎样打基础呢？我有这有这样一个看法，提供给大家参考。我觉得大学期间的学习，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做。

第一方面，所有的学生，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都必须学好几门最基础的课程。一个是语言，包括中文和外语，这是所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基础。顺便说一下，这些年人们越来越重视外语的学习，你们的外语水平都比我强得多了，我非常羡慕。但是却忽略了对中文的学习，包

括许多学中文的学生甚至到了博士阶段还有文章写不通，经常出现文字、标点的错误。有一些学生外文非常好，中文非常差，这样一个偏倚就可能失去母语，造成母语的危机。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焦虑的问题。越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问题越严重。作为一个健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同时要通一门或者两门外文，不能偏废。在注意语言的同时，还有两门学科的修养值得注意。一个是哲学，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哲学的思维对人很重要，无论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要用哲学的思维考虑问题,有没有哲学思维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数学,数学和哲学都是最基础的学科，也同样关系着人的思维问题。当然，不同的专业对数学和哲学的要求不一样。比如学经济学的人，必须有很高的数学修养。对学中文的人，数学修养虽然不必那么高，但是你也要有一定的修养，数学是训练人的思维能力与想象力的。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要求，但所有学科的所有学生都要打好一个语言、哲学与数学的底子。这是关系到你的终生学习与终生发展的基础。

第二方面，必须打好自己专业基础知识的底子。我认为在专业学习上要注意两个要点。一个是要读经典著作。文化讲起来非常玄、非常复杂，其实都是从一些最基本的经典著作生发出来的。就我所知道的中国古典文学而言，中国早期的文史哲是不分的，中国的文史哲、中国的文化其实都是从几本书生发出来的，就是《论语》、《庄子》、《老子》这几本书，看起来很简单，但以后的中国文化就是由这些原典生发开来的。我带研究生，尽管学的是现代文学，我也要求他们好好地读《论语》，读《庄子》，读《老子》，有时间还要读《史记》，学文学的要读《文心雕龙》，就这么几本书，并不多。当然，这属于补课，按说这几本书，在大学期间就要下功夫好好地读，把它读得比较熟。读的时候最好读白本，读原文，千万不要去读别人的解释。必要的时候看一点点注释，主要应该面对白本原文、面对原著，你反复读，读多了自然就通了。有这个以后你的学术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就我的专业——现代文学而言，我就要求学生主要要读三个人的著作：鲁迅、周作人、胡适。把这三个人掌握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你就拎起来了，因为他们是领军人物。专业学习要精读几本书，几本经典著作，在这几本经典著作上必须下足够功夫，把它读熟读深读透。这是专业学习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掌握专业学习的方法。通过具体学科、具体课程的学习，掌握住专业学习的方法。这样在专业方面，你既打了基础，有经典著作做底子，同时又掌握了方法，那么以后你就可以去不断深造了。我刚才说过理科学生也要学文，那么学什么呢？我也主张读几本经典。每个民族都有自己



几个原点性的作家、作为这个民族思想源泉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在他这个民族是家喻户晓的。人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到这些原点性作家这里来寻找思想资源。比如说所有的英国人都读莎士比亚、所有的俄国人都读托尔斯泰、所有的德国人都读歌德，每个民族都有几个这样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这些大思想家大文学家，是这个民族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的人都必须了解的，也是这个民族的知识的基础、精神的基础、精神的依靠。具体到我们民族，如果你对文学有兴趣，大体可以读这样几本书：首先是《论语》、《庄子》，因为这两本书是中国文化的源泉，最早的源头。第二，如果你对文学有兴趣就必须读《诗经》、《楚辞》，还要读唐诗。唐代是中国文化的高潮时期，唐诗是我们民族文化青春期的文学，它体现了最健全、最丰富的人性与民族精神。第三是《红楼梦》。这是总结式的著作，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第四个是鲁迅，他是开现代文学先河的。我觉得理工科学生即使时间不够，也应该在以上所谈的那四五个至少一两个方面认真读一点经典著作。我建议开这样的全校性选修课，你们修这样一两门课。有这样一个底子，对你以后的发展很有益处。

第三方面，要博览群书。要学陶渊明的经验——“好读书不求甚解”，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随便翻翻”，开卷有益，不求甚解。在北大有无数的讲座，我鼓励我的学生都去听讲座，听多了你就不一样了。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听课的有一半的是旁听的。课堂上老师姑妄讲之，学生姑妄听之。你睡着了也不要紧，懵懵懂懂也听到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就能让你受益无穷。我们曾经开玩笑，也是北大人比较自豪的一点，说“我们的学生就是四年睡在寝室里不起床，他听也听够了。”因为那地方信息广泛，什么消息、什么人都有，听够了出去就可以吹牛。你不要看是北大学生就怕他，他虽然什么东西都知道一点，但其实大部分都是听来的。他虽然不求甚解，但他知道一点儿就比你高明。所以你们每个人底子打好了，然后就博览群书，知识有的是读来的，有的是听来的。人才是熏陶出来的，是不经意之间熏出来的，不是故意培养出来的。我做王瑶先生的学生，王先生从来不正儿八经给我们上课，就是把我们带到他客厅沙发上胡吹乱侃，王瑶先生喜欢抽烟斗，我们就是被王先生用烟斗熏出来的。我现在也是这么带学生，我想到什么问题了，就让学生到我家的客厅来和他们聊天，在聊天中让学生受益。真正的学习就是这样，一边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把基本的经典读熟、读深、读透，一边博览群书，不求甚解，对什么都有兴趣，尽量开拓自己的视野。从这两方面努力，就打下了比较好的基



础。如果你还有兴趣，那么就读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就要进行专业的训练，博士生在专的基础上还要博。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应该是根据不同的人生阶段来设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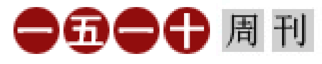
三，沉潜十年：最诚恳的希望

我还要讲一个问题，读书、学习是要有献身精神的。这些年大家都不谈献身了，但是根据我的体会你真正想读好书，想搞好研究，必须要有献身精神。我至今还记得王瑶先生在我刚刚入学作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对我说："钱理群，一进校你先给我算一个数学题：时间是个衡量，对于任何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要牢牢地记住这个常识——你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小时就看你如何支配，这方面花得多了，另一方面就有所损失。要有所得，必须有所失，不能求全。"讲通俗点，天下好事不能一个人占了。现在的年轻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想把好事占全，样样都不肯损失。你要取得学习上的成功、研究上的成功，必须有大量的付出，时间、精力、体力、脑力，必须有所牺牲，少玩点甚至是少睡点觉，更没有时间来打扮自己。你打扮自己的时间多了，读书的时间就少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怎么安排时间，我没有一个价值判断。你打扮自己、你整天玩，那也是一种人生追求，不能说读书一定就比玩好。不过你要想清楚，这边花得多那边就有损失，你打扮的时间、玩的时间多了，那就会影响读书。想多读书就不要过分想去玩、去打扮自己。这背后有一个如何处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既要物质的充分满足又要精神的充分满足，那是一种理论的说法，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说法，或者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合理角度说的，落实到个人是比较难实现的。我认为落实到个人物质首先是第一的，所以鲁迅先生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说得很清楚，生存、温饱是物质方面的，发展是精神方面的。在物质生活没有基本保证之前是谈不上精神的发展的。过去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要安贫乐道，这是一种骗人的东西，千万不要上当。要你安贫乐道的人自己在那里挥霍，我们不能安贫，我们基本的物质要求要满足，要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

但是你基本的物质权利得到保证了，比如你已经有助学金了，你已经基本吃饱了，你有教室，有宿舍让你住下来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那各位同学就应该考虑如何设计、安排

自己今后的一生，并为此做好准备。如果你一门心思去追求物质也可以，但你就不要想精神方面要怎么样，不要喊“我痛苦啦！我痛苦啦！”有人在全心赚钱，同时又在想“我空虚”——你不要空虚，你就是要追求享乐那就这样做好了，不必要求全。将物质要求作为人生的主要追求，那你精神方面一定有损失，这是肯定的。我对自己也有设计：第一，我的物资生活水平要在中等，最好要在中上水平。比方我需要有宽敞的书房，这不仅是一间书房的问题，这是一个精神空间的问题。我就希望有比较大一点的房子，这就与我的精神自由性联系在一起。但具备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后，就不能有过高的物质要求，因为我要求我的精神生活是第一流的。我不能同时要求精神是一流的，物质也是一流的，我不能跟大款比，那我心理永远不平衡。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应该考虑好，如果你决心偏重于精神追求，在物质上就必须有牺牲，当然前提是基本物质要求要有保证。在基本物质得到保证的基础上，你就不能拼命去追求那些东西了，这一方面你得看淡一点。有所得必有所失，这不是阿 Q 精神。面对大款我并不羡慕他们，但我也不鄙弃他们，他们有他们的价值，有他的追求。只要你是诚实劳动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尊敬你，但是我和你不一样，我追求的是精神。我讲的献身精神不是像过去讲的那样，什么物质也不要只是去献身，我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得无厌，什么都想得全，恨不得什么都是第一流的，稍有一点不满就牢骚满腹，我见过很多同学都有这种问题，这是不行的。这是你做的选择，有所得就有所失，有所失反过来才又会有所得。

另外在学习上，必须要潜下来，我一再跟学生说：“要沉潜下来”。我有一个对我的研究生的讲话，这个讲话后来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沉潜十年》。“沉”就是沉静下来，“潜”就是潜入进去，潜到最深处，潜入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要沉潜，而且要十年，就是说要从长远的发展着眼，不要被一时一地的东西诱惑。我觉得很多大学生，包括北大的学生都面临很多诱惑。北大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诱惑太多，因为有北大的优势要赚钱非常容易。我想烟台诱惑少一点，这是你们的优势。还有就是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很多北大学生刚入学的时候非常兴奋，充满种种幻想。一年级的时候混混沌沌的，到了二三年级就觉得自己失去目标了，没意思了。看看周围同学不断有人去经商，去赚钱，羡慕得不得了。再看到有人玩得非常痛快，也羡慕得不得了，所以受环境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懒惰。现在大学生的致命弱点就是懒惰——北大有所谓“九三学社”的说法：早上九点起床，下午三点起床，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一门心思想赚钱，一门心思想这样那样。有的人非常热心地做社会工



作，我不反对做社会工作，但有的人目的性极强，过早地把精力分散了，就无法沉下来，缺少长远的眼光，追求一时一地的成功。同学们要记住你现在是人生的准备阶段，还不是参与现实，还不是赚钱的时候。当然你做勤工俭学是必要的，也是应该提倡的，但是你不能在大学期间只忙于赚钱，要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因为你一生之中只有这四年是独立自由的，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赚钱以后有的时间赚，从政以后有的时间搞。这四年你不抓紧时间，不好好读书，受种种诱惑，图一时之利，放弃了长远的追求，底子打不好，以后是要吃大亏的，会悔之莫及。

我跟我的学生谈得非常坦率，我说：我们讲功利的话，不讲大道理。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有三种人混得好。第一种人，家里有背景，他可以不好好读书。但他也有危险，当背景出了问题，就不行了。最后一切还得靠自己。第二种人，就是没有道德原则的人，为达到目的，无论红道、黑道还是黄道，他都干。但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毫无道德原则的什么事都干，应该是于心不甘的吧。第三种能站住的人就是有真本领的人，社会需要，公司需要，学校也需要。所以既没好爸爸，又有良心有自己道德底线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有真本事。真本事不是靠一时一地的混一混，而是要把自己的基础打扎实。今后的社会是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社会，是一个发展极其迅速的社会。在这种发展迅速、变化极快、知识更新极快的社会，你要不断地变动自己的工作，这就靠你们的真本事。大家要从自己一生发展的长远考虑，就是讲功利也要讲长远的功利，不能从短时的功利考虑。我们不必回避功利，人活着自然会有功利的问题。大家应该抓好自己的这四年时间，把自己的底子打好。这样，你才会适应这个迅疾万变的社会。“沉潜十年”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不要急着去表现自己，急忙去参与各种事。沉下来，十年后你再听我说话，这才是好汉！因此，你必须有定力，不管周围怎么样，不管同寝室的人怎么样，人各有志，不管别人怎么做生意，不管别人在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我就是要扎扎实实地把底子打好。要着眼于自己的长远发展，着眼于自己的、也是国际、民族的长远利益，扎扎实实，不为周围环境所动，埋头读书，思考人生、中国以及世界的根本问题，就这样沉潜十年。从整个国家来说，也需要这样一代人。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后发表自己意见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关注他们，或许他们才真正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一批人身上，而不在现在表演得很起劲的一些人，那是昙花一现！沉潜十年，这是我对大家最大、最诚恳的希望。



在沉潜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读书特别是读经典著作的时候，会面临两个难关：第一，面对经典你进不进得去。你读《庄子》、《论语》、《楚辞》、《诗经》，甚至读鲁迅，都有这个问题。所谓进不进得去是讲两个障碍，第一就是文字关。现在中文系许多学生古文都读不通了，标点都不会点了，那你还谈什么进去，这就是文字关。还有更难的，中国的文化是讲感悟、讲缘分的。你读得滚瓜烂熟却不一定悟得到，找不到它的底蕴，体会不到它的神韵，也就无缘。有的人就是把《论语》、《孟子》都背下来了，但你听他讲起来还是隔的，所以很难进去。进去以后更难的就是出来的问题，因为东西方传统文化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博大精深。在你没读懂的时候你可以对它指指点点，你读得越懂就越佩服它，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你就被他俘虏了，跳不出来了；这样，你就失去了自我，还不如不进去的好。

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有人问我："钱先生，您和鲁迅是什么关系？"我说了三句话：第一、我敢说我进去了。进去很不简单啊，这是很高的自我评价；第二、我部分地跳出来了；第三、没有根本地跳出来。所以有人说"钱理群走在鲁迅的阴影下"。不是我不想跳，我当然想能跳出来超越鲁迅，能成为鲁迅的对手——那是什么境界啊！所有的学者都向往这样一个境界。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学力量，没有足够的思想力量，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跳不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你失去了自我，所以这是更难的一点。记得当年闻一多先生去世的时候郭沫若对他的一个评价："闻先生终于进去了！但是闻先生刚刚出来的时候就被国民党杀害了。这是'千古文章未尽才'。"我们讲"沉潜"也面临这个问题：你怎么"进去"又怎么"出来"。这是非常困难的，大家对这样的前景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要把它简单化。否则你沉了一年又进不去，觉得很苦就退出来了。更不能"三分钟热度"，受到某种刺激，比如说今天听了我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兴奋了，明天就进图书馆了，进了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或者遇到了"拦路虎"，啃不下去了，或者看到别人都玩得很痛快，觉得自己这么苦读，有点划不来，就不干了。这样不行，不能知难而退，要知难而进，不能半途而废，要坚持到底，"沉潜"就要有一种韧性精神。鲁迅曾经谈到天津的"青皮"，也就是一些小无赖，给人搬行李，他要两块钱，你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还说要两块，对他说道路近，他还是咬死说要两块，你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块。鲁迅说："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就是你认准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沉下来读书，那就死咬住不放，无论出现什么

情况，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失败，都不动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叫“认死理，拼死劲”——听说山东汉子就有这样的传统，你们的父老乡亲中就有这样的人，在我看来，要干成一件事，要干出个模样，就得有这样的精神，有这股劲头。这看起来有点傻，但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傻劲，而现在的人都太聪明了。但不要忘了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作“聪明反被聪明误”，我看到某些聪明人，特别是年轻的聪明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杞人之忧。当然，我也没有意思要将沉下来读书、思考这样的选择绝对化，神圣化，好象非得如此不可。我希望大家沉潜十年，不是说不沉潜十年这个学生就不行了，人各有志，是不必也不能强求的。但你如果有志于此，那我就希望你沉潜十年，你实在沉潜不了，那也就罢了，但是你得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事去做，找到适合你自己的生存方式。

四、读书之乐：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

话又说回来，读书是不是就只是苦呢？如果只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那我在这里号召大家吃苦我就不讲道德了。世上真正的学术，特别是具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是非常愉快的。现在我讲学术的另外一个方面。这话要从我读中学时说起。我读中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很受老师宠爱，品学兼优。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语文老师劝我学文学，数学老师劝我学数学，当然后来我学了文学。高考时用今天的话说“非常牛”，所以我报考了取分最高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让我向全校的学生介绍学习经验，讲一讲为什么学习成绩这么好。我是南师大附中的学生，我的经验现在在南师大附中还很有影响，我们学校的同学老师到现在还记得我的经验。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说：“学习好的关键原因是有兴趣，要把每一课当作精神享受，当作精神探险。我每次上课之前都怀着很大期待感、好奇心：这一堂课老师会带着我们去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新大陆？我上课之前都作预习，比如今天讲语文我会先看一遍，然后带着问题去听课，怀着一种好奇心去学习。” 这一点其实说到了学习的本质。学习的动力就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当时只是一个中学生朦胧的直感，后来才体会到这背后有很深的哲理。作为人的我和周围的世界是一种认知的关系。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我已经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还有无数的未知世界在等着我去了解。而我自己认识世界的能力既是有限的

又是无限的。基于这样一种生命个体和你周围世界的认知关系，就产生了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好奇，只有这种期待和好奇才能产生学习探险的热忱和冲动。这种好奇心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的原动力。带着好奇心去读书去探索未知世界，你就会有自己的发现。读一本书、一篇小说，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发现。同样一篇小说十年前读，我有发现，到十年后读我仍然会有发现，这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为什么你能有这样的发现，别人做不了？显然是你内心所有的东西被激发了以后你才能有所发现。因此你在发现对象的同时也发现自己，这是一种双重发现——既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是一种对自我的发现。我们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当你读一篇好的小说的时候，你自己内在的美和作品的美都一起被发掘出来了，于是，你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美好了，这就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因为这样，对外在世界和对你内在世界的不断发现便给你带来难以言说的愉悦、满足感和充实感，所以就形成一个概念："学习和研究是一种快乐的劳动"。金岳霖先生说读书研究是为了好玩，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从本质上说，学习和研究是游戏，一种特殊游戏。它所带来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

读书是常读常新的。我读鲁迅的书有无数次了，但是每一次阅读，每一次研究都有新的发现。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就有一个问题，你如何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学习、探讨、发现的状态，从而获得永恒的快乐？很多同学是一个时期读书读得很快乐，有发现，但读得多了就没有新鲜感了，好像就这么回事。你得永远保持新鲜感和好奇心才能保持永远的快乐——这是会读书与不会读书，真读书与假读书的一个考验。我也在不断地探讨这个问题，后来还是从北大的一个老教授、一位诗人——林庚先生那里找到了答案。林庚先生上的最后一堂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林庚先生的绝唱。大概是八十年代的时候，系里让我组织退休的老教授来上最后一堂课。当时我去请林先生讲课时，他就非常兴奋，整整准备了一个月，不断的换题目，不断的调整内容，力求完美。他那天上课是我终生难忘的，他穿着一身黄色衣服，黄皮鞋，一站在那儿，当时就把大家镇住了。然后他开口讲诗，说"诗的本质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发现世界新的美。"然后他讲了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唐诗，讲得如痴如醉，我们听得也如痴如醉。这堂课上完了我扶他走，走出教室门口就走不动了。回到家里就大病一场，他是拿他生命的最后一搏来上这堂课的，所以就成了绝唱。他自身以及他的课都成了美的化身，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是极高的教学境界。

林庚先生的一个观点就是要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来看世界，发现世界新的美。所谓婴儿的眼光就是第一次看世界眼光和心态，这样才能不断产生新奇感。你读鲁迅的作品，打开《狂人日记》,不管你研究多少回了，都要用第一次读《狂人日记》的心态，以婴儿的好奇心去看,这样才能看出新意。我想起美国作家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提出的一个很深刻的概念:“黎明的感觉”。每天一夜醒来，一切都成为过去，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用黎明的感觉来重新感觉这个世界，重看周围的世界都是新的。黎明的感觉，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都是新的，这时你就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觉，有新的生命诞生的感觉。我想向同学们提一个建议：你们每天早晨，从宿舍到教室看够了烟台大学的一切。明天早晨起来，你试试用第一次看周围世界的眼光，骑自行车走过烟台大学的林荫大道，再看看周围的人、周围的树，你就会有新的发现。重新观察一切，重新感受一切，重新发现一切，使你自己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一种婴儿状态，长期保持下去，就有一颗赤子之心。人类一切具有创造性的大科学家，其实都是赤子。

今天讲大学之大，大在哪里？就在于它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在于他们有一颗赤子之心，因而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刚才讲的金岳霖先生他天真无邪、充满了对自己所做事业的情感，而且是真性情，保持小孩子的纯真无邪、好奇和新鲜感。这样才能够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他们有星斗般的文章，又有赤子之心。说到真性情，我想稍微做一点点发挥，一个真正的学者，知识分子，他都有真性情，古往今来皆如此。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孔子、庄子、屈原、陶渊明、苏轼哪一个不是有真性情的人，鲁迅也有真性情。而今天保留真性情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鲁迅说过：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多是些做戏的虚无党。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今天的中国年轻一代，也可能包括大学生，连我自己在内都在做游戏，游戏人生。而且这戏必须做下去，而且如果谁破坏了游戏规则就会受到谴责，为社会所不容。所以我经常感觉到，现在我们面临全民族的大表演。我进而想起鲁迅的一句格言：“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敢”其实是和“真”联系在一起，在“敢”之外还应真说、真笑、真哭、真怒、真骂、真打。可怕的是“假说”、“假笑”、“假哭”，甚至“骂”和“打”也是“假骂”、“假打”，仅仅是一种骗人喝彩的表演。我们现在缺少的是真实的深刻的痛苦，真实的深刻的欢乐。所有这些归根到底还是怎么做个真性情的人的问题。大

学之所以大，就在于它聚集了一些真性情的人。本来年轻的时候就是真性情的时代，人到老了，总要世故的。最真实的时候就是青年时代，就是在座的各位，如果这时你还没有真性情，那就完了。我现在发现，年轻人比我世故得多，我成了“老天真”了。人家经常说：“钱老师，你真天真！”这是季节的颠倒！你们才是该天真，我应该世故！

五、两层理想：永远活出生命的诗意与尊严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因为在座的还有一些将要毕业的同学，我想讲点当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遭遇以及我是如何面对的，这可能对在座的即将毕业的同学有点意义。大家一步入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而社会非常现实。人生道路绝对是坎坷的，会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更可怕的是这些外在的黑暗都会转化为内在的黑暗、内心的黑暗。外在压力大了以后，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这就是内在的黑暗。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这两方面的黑暗，就必须唤醒你内心的光明。我为什么前面强调打好底子？如果你在大学期间没有打好光明的底子，当你遇到外在黑暗和内在黑暗的时候，你心里的光明唤不出来，那你就会被黑暗压跨，或者和它同流合污，很多人都走这个路子。你要做到不被压垮，不同流合污，在大学里要打好光明的底子，无论是知识底子还是精神底子，内心要有一个光明的底子。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黑暗。压力越大，书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我经常讲，我们对大环境无能为力，但我们是可以自己创造小环境的。我一直相信梭罗的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来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生命的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得诗意而又神圣的。这句话可能听得比较抽象，我讲具体一点。我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家庭出身，由于我一贯自觉地走“白专”道路，所以尽管我毕业成绩非常好，但是就不准许我读研究生。他们说：“钱理群，你书读的还不够吗？正是因为书读得多，你越来越愚蠢。再读书，你要变修正主义了。你的任务是到底层去去工作。”所以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现在看是旅游胜地

了，当时是很荒凉的。你想我是在北京、南京这种大城市长大的，我一下子到了一个很边远的底层，又正遇上饥饿的时代，饭都吃不饱。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我印象很深，一进课堂就看到讲台前面放了一个大骷髅头标本。卫生学校的学生对语文课程根本不重视，我讲课没人听。对我来说，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是一个挫折、一个坎坷。话说回来，这对当地人来说不是坎坷，他们也那样活下去了，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坎坷。我当时想考研究生，想跳出来，人家不让我考。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面临一个如何坚持自己理想的考验。我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我给自己先设了两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当时我分析，自己到这里教书虽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坎坷，但是毕竟还让我教书，没有禁止我教书，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进一步，我还希望成为这个地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因为让我上课，就给了我努力的余地。于是我走到学生中去，搬到学生的宿舍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这个过程中，我从我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内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课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种满足。人总要有一种成功感，如果没有成功感，就很难坚持。我当时一心一意想考研究生，但是不让考，所以我从现实当中，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我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很有诗意。我还写了无数的诗，红色的本子写红色的诗，绿色的本子写绿色的诗。我去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我半夜里跑到水库来画。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里，打开画纸，让雨滴下，颜料流泻，我画的画完全象儿童画，是儿童感觉。我坚持用婴儿的眼睛去看贵州大自然，所以还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够发现人类的美、孩子的美、学生的美、自然的美。虽然是非常艰难的，饭也吃不饱，但是有这个东西，我度过了难关，我仍然生活得诗意而神圣。也许旁边人看见我感觉并不神圣，但是我感觉神圣就行了，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我活得诗意而神圣。我后来果然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老师，慢慢地在地区也很有名，我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年轻人，一直到今天，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那里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基地。

但另一方面，仅有这一目标，人很容易满足，还得有一个理想的目标。理想目标就是现实条件还不具备，需要长期的等待和努力准备才能实现的目标。我当时下定决心：我要考研究

生，要研究鲁迅，要走到北大的讲台上去向年轻人讲我的鲁迅观。有这样一个努力目标，就使我一边和孩子们在一起，一边用大量的业余时间来读书，鲁迅的著作不知读了多少遍，写了很多很多研究鲁迅的笔记、论文。文革结束以后，我拿了近一百万字的文章去报考北大，今天我之所以在鲁迅研究方面有一点成就，跟我在贵州安顺打基础很有关系。但是这个等待是漫长的，我整整等了十八年！我一九六零年到贵州，二十一岁，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三十九岁，才获得考研究生的机会。那一次机会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次，是最后一班车，而且当我知道可以报考的时候，只剩下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准备的时候，连起码的书都没有。当时我并不知道北大中文系只招六个研究生，却有八百人报考；如果知道了，我就不敢考了。在中国，一个人的成功不完全靠努力，更要靠机会，机会是稍纵即逝，能否抓住完全靠你，靠你原来准备得怎样。虽然说我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准备了十八年，我凭着十八年的准备，在几乎不具备任何条件的情况下，仓促上阵。我考了，而且可以告诉大家，我考了第一名。我终于实现了我的理想，到北大讲我的鲁迅，明天我还要给烟台大学的同学讲我的鲁迅观。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当初没有抓住机会，没有考取北大的研究生，我可能还在贵州安顺或者贵阳教语文，但我仍不会后悔。如果在中学或是大学教语文的话，我可能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我有些方面得不到发挥，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我还是能在教学工作中，就象几十年前一样获得我的乐趣，获得我的价值。

我觉得我的经验可能对在座朋友有一点启示，就是你必须给自己设置两个目标，一个是现实目标，没有现实目标，只是空想，你不可能坚持下来。只有在现实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你不断有成功感，觉得你的生活有价值，然后你才能坚持下去；反过来讲，你只有现实目标，没有理想目标，你很可能就会满足现状，等机会来的时候，你就抓不住这个机会。人总是希望不断往上走的，所以我觉得人应该有现实目标和理想目标这样两个目标，而且必须有坚持的精神。你想对于我，十八年是一个什么概念，是我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这十八年。所以一个人的选择是重要的，更可贵的是有坚持下来的恒心，有定力。这十八年有多少诱惑，多少压力，不管怎样，认定了就要这么做。你可以想见文化大革命那种干扰多大呀，不管这些干扰，你要认定我要这么做，认定了，坚持下来，你总会有一个机会。即使没有机会实现理想目标，你还有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大家可以体会到，在中国的现实下，人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很小，但并

不是毫无作为的，人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小环境里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是可以使自己在任何条件下都生活得诗意而神圣。

我就是把这样的经验带到我进入北大之后的几十年生命历程之中。在这后几十年中，我的生活仍然有高峰，有低谷，有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压力，身心交瘁，内外交困，但是我始终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必须有目标感，只有大目标、大理想是不行的，要善于把自己的大理想、大目标、大抱负转化为具体的、小的、可以操作的、可以实现的目标。我把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编一本书、策划一次旅游或者到这来演讲这样的一件一件事情作为具体的目标，每一次都带着一种期待、一种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冲动，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陶醉其中，用婴儿的眼光重新发现，把这看作是生命新的开端、新的创造，从中获得诗的感觉。我每一次上课都非常紧张——包括这一次上课。因为我要面对新的对象，虽然我讲的内容有讲稿，但是诸位是陌生的对象，我就很紧张。我这一套东西年轻人能不能接受？烟台大学的学生能不能接受？我是你们的爷爷辈，爷爷和孙子之间能对话吗？而且还是我所不熟悉的，一个远方海滨城市的孙子辈，能够听懂我的话吗？我在北京就开始准备，昨天晚上还在准备，一直到今天，我看了好几遍讲稿，反复琢磨，有一种新鲜感、一种期待感。现在从现场反应看来大家接受了我，我就有一种满足感。有些内容可能是重复的，但是在我讲来却充满激情，因为我有新鲜感，有一种创造感。尽管这是一次普通的演讲，但它是一次新的创造，是一种新的发现，包括对诸位的发现，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发现。而且我追求生命的强度，要全身心地投入。大家看我的演讲的风格就是全身心地投入。我曾经给北大的学生有一个题词："要读书就玩命地读,要玩就拼命地玩。"无论是玩还是读书都要全身心地投入，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这样才使你的生命达到酣畅淋漓的状态，这是我所向往的。

在我结束演讲的时候，送给大家八个字：沉潜、创造、酣畅、自由。这也是我对演讲的主题——"大学之大"的理解。我觉得"大学之为大"，就在于首先它有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顺便说一下，我今天参观了贵校，我看你们的校园很大，宿舍很大，教学楼很大，这基本上就有了一个大的生存空间。然后更主要是提供大的精神空间。所以刚才强调读书要广、要博就是要有一个大的精神空间。所谓大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里面，活跃着这样一批沉潜的生命，创造的生命，酣畅的生命和自由的生命。以这样的生命状态作为底，在将来

就可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大生命，这样的人多了，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以至为整个世界，开创出一个大的生命境界：这就是“大学之为大”。

（钱理群：人文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6594）

【返回目录】



7-7 Andrew Abbott：大学教育的目的



“没有任何实用的理由让你来接受大学教育，学习你的课业，或者选择一个专业。它不能带给你任何其他途径不能给你的东西。所以忘掉所有这些关于受大学教育的工具主义的理由。”

“教育的目的”演讲是芝加哥大学的传统。在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请一位教授为本科新生作专题演讲，为的是引导他们进入芝加哥大学独特的教育传统。一般最有声望的教授才有担任演讲者的资格。本文是 Andrew Abbott 教授 2002 年所作的演讲。（所有注释皆为译者注。）

欢迎来到芝加哥大学。在许多将要对你们说这句话的人中，我是唯一一个将要在接下来的 60 分钟内一直不停地讲下去的人。可以想象你们以前很少听过这样的演说，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机会听到。对一个固定题目做这样长度的正式演讲是一个相当 19 世纪的事情。甚至在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地方，这也是唯一的一个。四年以后，当你们毕业的时候，你们将会很高兴地知道，演讲者被要求说不多不少恰好 31.5 分钟。

对我来说，这个演讲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是我这一生所做的第三个或者第四个类似的演讲。你们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听众。你们专注于新的室友，入学分级考试，还有“芝加哥生活”系列会议。你们的头脑被我们给你们读的那些无穷无尽的垃圾搞得疲惫不堪。你们的身体充满了肾上腺素、复合胺而变得兴奋。你们的情绪也很不一样。有些人很迫切地想知道我要说些什么，有些人想它马上结束，有些人在看着坐在你前面两排的那个喋喋不休的家伙，有些人在感受这座哥特式建筑的庄严伟大，有些人在想，我，这个演讲者，有一个很大的鼻子。简而言

之，你们是多样化的听众，我是个刚入门的演讲者，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想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开始吧。

确立你们自己的教育目的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你们这样的学生而言，在未来的四年时间内没必要去学任何东西。有三个原因，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学校的学生们都察觉到这些原因，至少我从我的教室里看到是这样的。让我们来看看。

第一，就世俗的成功而言，你们已经达到了。你们未来的收入会很高，因为你们进入了一所精英大学，你们将来工作的声望可以很容易地被预测出来。每年有 280 万人从高中毕业，180 万进入大学，其中 4-6 万人会进入像芝加哥大学这样的精英大学。所以，你和你的同学们基本上代表了 18 岁这个年龄群的前 2%。很明显，你的将来会很不错。

当然，对你未来的预测不是由大学的声望决定的，而是一些其他的因素，主要是那些决定你能否来这所大学的那些因素：个人才能，以前干过些什么，父母所提供的资源，包括社会资源和智力资源。在知道了这些之后，对于你未来的世俗成功的预测不会因你在大学里干些什么而有太大的改变。另外，录取入学本身建立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期。因为你被这所大学录取了，不管你做了什么和你在大学里干得怎么样，人们都会认为你很优秀。当然，我们知道，既然来了，你们也会毕业。毕业率也是大学之间竞争的指标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不管你们有没有学到东西，学校都会确保你们顺利毕业。

所有这些告诉我，20 年以后，几乎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在全美国收入分布的前 25%。我对 1975 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人做过一个调查，那是一个在声望预期上不如你们的群体。他们个人收入的中位数{1}是全美国收入中位数的 5 倍，他们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在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分布图的 93%的位置上。这就是你们的未来。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在 5 英里外芝加哥州立大学的孩子们的眼中，或者在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 DePaul 大学那些需要每天上夜校的成年人的眼中，这样的预期是极度奢侈的成功。就全国范围的成功游戏而言，你们没有在这里学习的必要。游戏已经结束，你们已经赢了。

当然，你们中的很多人不关心别人：那些年轻的或不那么年轻的，努力往中产阶级爬上几个台阶的人们。你们对住在 Winnetka{2}而不是 Downers Grove{3}感兴趣。你也许想去 Hamptons{4}而不是 Fire Island{5}避暑。你们心目中的一个好假期也许是住在一个巴黎的酒

店并且参观奥塞博物馆（Musee d’Orsay）{6}而不是奥兰多（Orlando{7}）的度假村并且去迪斯尼乐园玩一趟。“当然”，你会告诉我，“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对这些事情会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可以决定我是在全国收入的 94%的位置还是 99%的位置。好的大学教育也许不会影响我取得成功的大概机会，但是会影响我更具体的目标。

事实与此恰恰相反。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第二个受教育的理由，并且有很多的证据反对它。首先，所有严肃的研究显示，一些大学层面的因素，像学校的声望和入学难度等对人们以后的收入会有影响，然而更多的变数发生在同一所大学的内部，也就是说，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之间差别很大。这种内部差异是由一些个人因素造成的，比如个人天分，资源，表现，还有你的主修科目，而不是学校的声望和入学难度。例如，我所看到的最好的全国数据显示，大学的 GPA 增加 1 意味着大学毕业 4 年后收入多 9%。就你所要多做的那么多工作而言，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很抱歉，我用这些收入数据来烦你们，但是我希望能打破这样一个普遍的想法：在高等教育时努力学习能带来更多的世俗的成功。唯一一个跟未来的世俗的成功有点关系的变量是你的主修专业。但是在大规模的全国性研究中，这种影响大部分源自主修专业和职业之间的联系。真正对世俗的成功有影响的因素——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是职业。在全国性的调查中，职业和主修专业有比较紧密的联系。但是在芝加哥大学，专业和你将来的职业并没有什么强的相关性。

以下是一些过去 20 年芝加哥大学校友的数据（随机选择的 10%）。主修数学的：20%从事软件开发与支持，14%大学教授，10%在银行和金融业，7%中小学教师，7%在从事非学术性研究，剩下的从事的职业很分散。主修物理的情况很类似，只是他们有更多成为工程师，少一些从事银行和金融业。生物专业产生了 40%的医生，16%的教授，11%的非学术性研究者，剩下的 1/3 从事的职业很分散。很明显，这里有一些类似的路径。我们有一个生物专业的学生现在是个作家，另外一个是个音乐家，我们有两个数学专业的现在是律师，一个物理专业的成为了精神治疗医师。

来看看社会科学。学经济学的——在今天看来最有利于职业的专业——24%从事银行和金融业，15%在商业咨询，14%成为律师，10%在商业管理或销售，7%在计算机行业，另外的 30%从

事的职业很分散。历史专业的学生一般成为律师（占 24%）和中学教师（占 15%），但是其他的 60%从事什么行业的都有。政治专业的也有 24%的律师，7%的教授，7%的政府公务员，20%的在各种商业部门中就职，剩下的很分散。令人吃惊的是，心理学专业的也有 20%从事商业，11%成为律师，10%教授，剩下的很分散。因此，在社会科学里，很多人毕业后去了法学院或者商学院。这里照例有一些例外：一个主修社会学的成了保险精算师，两个主修心理学的在政府部门，一个学政治学的从事计算机业。

至于人文学科，英语专业的大概是这样：11%在中小学教书，10%从事各种商业职业，9%在信息交流，9%的律师，5%的广告业，剩下的比较分散。主修哲学的人中，30%的成为律师，18%从事软件业。我敢说没人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同样的，专业和职业的联系有些是明显的，有些不那么明显。我们有 2 个英语专业的学生现在是艺术家，还有一个是建筑师。我们有一个哲学专业的现在是农场主，另外 2 个成为了医生。

总而言之，有些许证据显示特定的专业会带你进入某些特定的行业，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杯子不是 1/3 满的，而是 2/3 是空的。主修生物的只有 40%成为医生。最重要的是，我们校友的经历显示，没有任何一条从某个专业到某个职业的路是被封死的。

从行业而非专业的角度来看，所修课程和职业之间的弱关系就更加明显了。我们校友中最大的群体是律师——占我的调查群体的 12%。在律师中，16%来自经济学专业，15%政治学专业，12%历史学专业，7%来自哲学专业、英语专业和心理学专业，5%来自公共行政。以下这些专业中都至少有一个人成为律师：人类学，艺术与设计，艺术史，生物，化学，东亚语言与文明，人文学综合研究，地理，地球物理，德国语言文学，数学，物理，宗教和人文，罗曼斯语言文学，俄语及其他斯拉夫语言文学，社会学。你们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绝对没有什么专业是不能让你成为律师的。

医生这个行业怎么样呢？医生占我的调查中总人数的 9%。医生的专业背景要集中一些，那是因为医学院对入学前所修课程的要求。60%的医生来自生物专业，17%来自化学专业。然而，至少有一个医生原来学的是人类学，古典文献，英语文学（事实上有 4 个），历史学和科学哲学，数学，音乐，哲学，公共政策，罗曼斯语言文学。通往医生的主路很明显，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校友中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群体是银行和金融业，其中，40%来自经济学专业，8%来自心理学专业，7%来自政治学专业，7%英语专业，6%数学专业，5%公共政策，4%历史学专业。同样，这里有一条主路，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路。

很抱歉在这里给你们列出这些东西，但是我希望把这样一个观念从你们脑海中除去：你本科学的课程跟你将来的职业有联系。当然，这里有一些社会科学家所喜欢说的“选择性亲和力”，有些专业的学生会比别的人稍稍更有可能进入某些特定的行业。但是没有任何专业被排除出去，没有任何必然的路径存在。

所以，第二个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努力学习的理由也是错误的，至少在这所大学里是这样。对于芝加哥大学任何专业的本科生而言，既然大学（的课程安排上）期望你们成为自然科学教授，那么没有任何行业是不可能的。你在这里干些什么不会以任何方式决定你将来的职业。你离开的时候，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此世的或彼世的职业，你不会仅仅因为主修跟那个职业没关系的课程而牺牲任何的可能性。

就在大学里的表现而言，没有任何全国性的数据显示大学里的表现水平对之后的收入有哪怕是很微小的影响。在我的校友数据中，在芝加哥大学的 GPA 和现在的收入之间绝对没有任何的联系。简而言之，你将来到底是住在 Fire land 还是 Hamptons 取决于你在本科时的表现之外一些因素。

我希望我们现在已经否定了这样一个观念：你在这里干些什么以及你干得怎么样和你将来能否取得世俗的成功有任何的关系。你被这所大学录取这个事实，以及那些让这个事实实现的因素，已经确保了你世俗的成功的总体水平。你成功的具体程度取决于你的职业选择，而职业也跟你在这里干些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没有关系。

第三个获得大学教育的理由是，它给你一些对未来很重要的综合的认知能力。因为这是我自己过去论证得最多的一个论点，我需要格外小心地去推翻它。

这个论点是：大学教你的不是具体的学科知识，而是一些在将来——研究院中，工作中还有休闲中——能运用的综合能力。大家都知道，大学里学到的具体知识并不重要。所有 30 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就内容而言，大概 5 年内你会忘掉绝大多数你本科时学的东西。但是，那些

能力不会丢掉。可能它们不好测量，它们的影响也不好被证明，但是它们是你能从大学里得到的最主要的东西。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基本的语言和数字能力，高级的读写能力能让你更好地应对知识社会，良好的数字能力能让你做出理性的财务选择，这些在一个又一个的专业领域内被证明是有用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加高级的能力：批判阅读能力能让你识破报纸和股票章程中的谎言，分析能力让你在工作中形成复杂的行为程序，写作能力把你的想法很清楚地表达给你的同事，独立思考让你不受别人观点的影响，还有终生学习的能力让你能够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变化。

证据显示，我们自己的校友，其他同等学校的校友，以及全国校友的抽样，都坚信这些能力是他们本科教育最重要的东西。校友们意识到，本科学到的具体知识总是会被忘记的，但是他们强调他们保留了这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用到的综合能力。

但是并没有多少证据证明大学阶段的学习产生了这些能力。我们知道在大学四年的时间内，人们获得这些能力，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是大学的教育产生了它们。首先，能够上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本身就是跟不能上大学的人不一样的。在我们的分析中，如果不能对这种差别进行统计上有效的控制的话，大学教育显示出来的影响可能实际上是源自于能上大学和不能上大学的人本身原有的差别。

在这个选择性偏差效果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无法度量的变量的问题。我们归功于大学教育的变化可能实际上衍生于别的东西。比起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大学毕业的学生更有可能承担更有挑战性的工作。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接触聪明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认知能力被明确地重视的环境。综合能力的差别可能是由这些东西产生的，而不是大学的课堂教育。另外，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人在很多技能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能力的增加可能只是成熟的结果。你的能力得到提升只是因为你多活了几年。

大学教育对于认知能力的发展很重要这种看法成立与否完全依赖于我们是否可以在统计上解决选择性偏差和无法度量的变量这两个问题。唯一的非统计解决途径是进行控制实验。但是没有人会把一千个像你们这样聪明并且有抱负的年轻人送到大学之外的某个一样有挑战性的但

是没有课堂教育的环境中去。设想在未来的四年内，你们系统地在商业公司、非盈利机构、政府部门等处进行实习，在那些地方，你们不用上课，但是你们还是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获得那些能力：向你的朋友或者工友请教该怎么做，读读工作手册，或者去参加一些特定技能的课程。你们可能还是住在宿舍之类的地方。你们可能还是需要业余生活。但是没有课堂指导。然后我把你们，除了少数几个领域——硬科学和工程——递交上去，你们会跟在这里受了四年大学的课堂教育一样，为申请法学院或者商学院做好了准备。

从统计数据来看，其他的因素导致了大学教育的结果是很有可能的。让我总结一下。首先，虽然有一些证据显示大学教育在某些领域有一些小的影响，但是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大学教育对口头表达能力，书面交流能力，综合思考能力，智力上的反应能力有直接的影响（20%的正作用）。第二，的确有证据显示大学教育对综合口头表达能力和综合数学能力有正面的作用（10-15%），但是这更像是“要么使用这些本来就有的能力，要么丢掉”的结果，而不是学习到新的技能。大学只是让你们一直使用这些在高中已经学到的能力，而很多的工作并不会这样。所以那些上大学的人保持了这些能力，而那些去参加工作的人退步了。最后，大学教育在培养批判性思维上的确有一些作用。然而，有关的研究往往没有控制年龄，所以很难把它的作用跟纯粹的年龄增长带来的成熟区分开来。

这些统计结果不全是从精英大学得来的，而是来自各个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以此推论，大学教育对于认知能力的提高没有很大的直接作用。也就是说，你来这里的时候，就是很聪明的人，只要你用你的智力干点什么——具体干什么并不重要——你走的时候仍旧会是聪明的人。

所有这些统计的结果都是上大学和不上大学的区别，也就是在比较大学教育和低层次的，没有挑战力的工作或者失业。没有人明确地比较过大学教育和其他智力上有挑战性的活动。毫无疑问，我们一直都在做关于这个问题的实验。关于美国前 40 名的精英大学的数据显示，这些学校的学生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差别很大。在布朗大学这样的地方，你有可能在整个本科期间给报纸做全职作家，课业不过是或多或少不相干的事情。也有像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地方，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当然，在同一所学校里，有的人很努力地学习，有的人却把同样的智力用于交响乐团、创造性写作或者喜剧。但是没有人测量过这些课业学习之外的智力活动对认知能力的

影响。也没有人检测这个可能是错误的预测：在大学里做很多课上课下作业的学生在以后会比较成功或者认知水平会比较高。

所以，第一个反对“大学教育会教会你一些在你以后的生活中很重要的能力”的理由如下：（1）这些能力并不是独立于你自然的成熟而产生的；（2）还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大学教育产生了这些能力；（3）没有证据证明没有其他的智力活动也能产生这些能力。

现在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这种认为“认知能力”对以后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的观点。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你们将在研究院，而不是大学本科的时候，学习到关于如何成为一个律师，医生，商人的知识。你们中将来成为医生的人也会发现，生物化学和其他类似的精密科学知识对于行医来说既没有什么意思，也没什么用。事实上，直到 20 世纪，医学院才要求有本科的理科背景。而且，在某些国家，医学、法学和商学是本科学位，而不是研究院学位。这也说明，尽管校友们那样认为，大学里学到的技能对将来的职业生活其实并没那么重要。

但是让我们走得更远一些。把标准的大学本科的技能列一个单子，让我们看看你们大部分人在追求的职业是不是真的要运用这些能力。这些能力是批判思维能力，分析推理能力，终生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还有写作能力。这些是在校友研究中出现的 5 大能力，在其他同等精英学校研究和全国研究中它们也是最主要的。这些东西真的对从事法律，医学，商业，还有学术那么重要吗？

律师。精英律师的真正活动是去找生意，签合同，领导法律团体，还有监督年轻的同事。年轻的合伙人需要知道怎么写作，需要分析的技能。但是太多的批判性思维会让他们陷入麻烦之中，独立思考能力同样也是很可疑的。对非精英律师来说，他们做的大部分工作是财产或者其他财富的转移，离婚，遗嘱，合伙，还有偶尔性的个人伤害案件，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在离开法学院之后才学会的，很多时候是文书人员教会他们的。所有好的诉讼员策略都不是在课堂学会的，有戏剧学习的背景比法律学位更有用。对法律本身有很深的批判性的了解只对法学教授和很少几个法官有用。所以，很难说对律师而言，那五大认知能力比跟人们处理好关系、体合作、述清楚并简单化问题并把它向不同的人群说明等能力更加重要。

在商业中，情况多多少少是一样的。你们中从商的人永远不会像我或其他一些教授那样写作。你们将不得不把事情尽量简化，你们也一样需要简单化和清楚化事情。你们同样需要跟别

人好好合作，把你的独立性搁在一边。正如 Bob Jackall 杰出地显示的那样，你们需要严格控制你的批判性思维。综合分析能力对你们会很重要，但是，正如 Jackall 和其他管理人员所说的，对于商业管理人员，关键的分析能力是解码在各种组织中流动的时刻变化的有偏差的信息，以正确地理解别人。这些是你在大学里绝对学不到的。我们的课本不是由希望欺骗引导你去做他们想你做的事情的人写的。

医生会怎么样呢？绝大多数的医生工作，跟法律工作一样，都是例行公事。每天做一些标准化程序化了的事情。医生比律师和商人更需要终生学习。高级律师可以向他们的手下的律师学习新的法律，医生却需要自己不断学习。但是，除非他们是学院派医生，他们跟商人一样不需要写作。复杂的分析性思考也不是常常那么必要。医学内部的分工把他们的分析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他们只需要处理跟他们专业相关的病人。不一样的是，批判地去听的能力却是很关键的。对于行医的医生来说，理解另一个人想告诉你些什么的是最基本的能力。但是对此我们在大学里并没有系统的教育（在医学院也只有很少的正式教育）。

最后，教授们又怎么样呢？他们需要这些能力吗？你们现在可能已经发现了，大家都在说的这些“主要的认知能力”其实是精英学术界的东西（当然，我应该说“我们自己”）。在学术界，批判性思维，分析能力，写作，独立性和自学都是被鼓励而且很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著名的列表其实是学术界的列表。现在我要证明，即使在学术界这些能力也不是那么核心。大部分在非精英学校任教的教授有着沉重的教学担子，他们要去教没有学习动力的学生，很少用到这些能力。即使没有这些论证，你们大部分人在将来的职业生活中还是不需要这些在高等教育中强调的能力。最明显的例子是写作。我们芝加哥大学对写作极其强调。但是事实是，你们中大部分人在你以后的生活都不会怎么写作。你要写的大部分报告，法律意见，公司说明书等都是由委员会完成的，而且它们是写来告诉听众他们想要知道的事情，或者能说服他们的东西，而不是逻辑上正确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仅有很好的理由来怀疑“大学教育教给你在你将来的生活中会很重要的综合认知能力”这个说法的头半部分，而且同样有很好的理由来怀疑这个观点的后半部分。我们不能证明大学教育是产生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那些能力的原因，而且它们可能也没那么重要。



让我再来反驳这种“认知能力”论点的另外一个变异。有一些特定的文献构成文化教养，博雅（liberal arts）教育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文献的很大一个部分教给学生。我称这个为“共同语言（lingua franca）”观点。因为不管学生们现在在做什么，这样教授的经典是受过教育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共同语言（lingua franca）”。这种“共同语言（lingua franca）”观点起源于 19 世纪像牛津，剑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这样的欧洲精英学术机构。当社会精英在这些地方修课的时候，他们背诵了大量的希腊文，拉丁文的诗歌和散文，他们在议会演讲和俱乐部对话中引用这些词句。这些引用起到标识精英的秘密代码的作用。它们也产生文化共同语言。你不需要抽象地苦苦思索愤怒。你可以提到 Achilles 在他的帐篷里愤怒。事实上，我记得有不少人想象越战是美国版的雅典人去西西里的远征，如修西底德（Thucdides）不朽的词句所说的那样。

是的，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懂希腊文的话，它什么也不是。经典只有在每个都应该懂它的人都这样认为的时候才能称为经典。100 年以前，你们中半数的人会被要求懂得我刚才说了些什么（可能我也被要求懂）。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里，关于什么是经典，并没有一致的意见，所以并没有经典可言。事实上，在美国目前有关于范例和优秀人物的共同文化，但是他们大部分来自体育界，娱乐界和时事中。简而言之，并没有学术的或者高雅文化的经典。即使有任何意义上的经典，教授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可能我们唯一能保留的就是我称之为“智力训练”的观点。在用一系列的大规模实习来代替大学教育的讨论中，还有关于全职为报纸写稿可能跟在课堂学习一样有智力上的挑战性的论述中，这个观点很明显。“智力训练” 观点认为只要你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内干点智力上有挑战性的事情，你具体做什么并不重要。因为任何智力上的训练都会发展，至少保持你的认知能力。这样的训练在大学教育中是很容易得到的，你在大学里可以利用它。这就跟去下一个街区的智力健康俱乐部而不是开车去芝加哥市中心的智力训练俱乐部一样。

“智力训练”的观点是 19 世纪牛津和剑桥改革的核心。没有人认为学习希腊文会直接帮你管理印度。但是他们认为一个可以真正掌握希腊文或者矢量微积分的人可以学习任何管理印度所需要的知识。在有了很大范围和很高难度的学习经历之后，一个人可以胜任任何事情。这个观点导致完全忽视学习内容。很多英国的殖民统治官员对不定过去时而非中尉感到更加舒服。但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智力训练，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不幸的是，正如这个例子和我之前对

职业的讨论清楚显示的那样，以后的工作也许并不是智力处理的问题。所以这个智力训练的观点可能根本就是不相关的。

让我在接下来的时间内转向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之前，先总结一下哪些不是教育的目的。我首先向你们展示，大体上你们世俗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你在大学的学习——这些成功你们其实已经能确保得到了。第二，你们具体的成功程度是你离开这里之后职业选择的结果，跟大学没什么关系。第三，没有证据显示大学给了你们别的地方不能给的认知能力。第四，那些被看重的综合能力可能事实上在职业教育和职业生涯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也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经典，因为所谓的经典在美国社会是不存在的。在整个讨论中我唯一支持的看法是：大学教育提供了一种形式的智力训练。但是很多其他的活动也有这个功能。

所以，没有任何实用的理由让你来接受大学教育，学习你的课业，或者选择一个专业。它不能带给你任何其他途径不能给你的东西。所以忘掉所有这些关于受大学教育的工具主义的理由。

在这里或其他任何地方受教育的理由，是受教育比不受教育要好。教育本身就是好的。不是因为它能带给你任何东西。不是因为它是获得其他东西的途径。注意到，这个说法暗示着，“教育的目的”这个词语是荒谬的。教育不是那种有可预测的目的的东西。除了它本身，它没有目的可言。

否定教育的目的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关于未来。说教育没有目的是指我们不能期望现在的教育给我们的将来带来些什么，不管是更多的教育还是完完全全别的东西。第二是关于现在。说教育没有目的，是指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教育来获得它之外的任何东西。

让我从第一点开始。我已经证明，如果教育有特定的目的，它们并不在于未来。就我们可以度量的东西而言，课堂学习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跟你将来的成功甚至你的认知能力没有关系。即使把我之前的社会科学取向放在一边，来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思考，结果也是一样。理论上，说大学教育有关于将来的目的也存在着问题：当未来到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以及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管是哪个领域，它的事实，理论以及我们用来理解它的概念都会发生永久性的变化。医学，法律，商业，物理，建筑，农业，社会工作……在你毕业后第十年的同学聚会上，在任何你能想到的领域，它的基本知识都



会跟你毕业的时候很不一样。不仅仅是事实和内容不同，这些领域里用到的深层技能也会以惊人的速度变化。

当我用消极的而非积极的语言来描述这种变化的时候，情况显得更加清楚。知识的变化并不是以某种虚幻的形式自动发生的，而是因为人们预想了它们的到来。因此，人们有了新的发现是因为他们在寻找新的发现。他们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是因为他们想取代他们觉得不够令人满意的旧的理论。但是不管我们是谁——医生，律师，农场主或者会计师——如果我们想要有变化的话，我们必须能够想象用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做事情。

所以我们的教育不能由掌握学科或者专业知识或者综合能力组成。当你掌握并实质化这些东西——把它们变成固定的，具体的僵化的事例——你们将不能想象它们被取代。不，要想能够改变和更新你已有的观念，你必须掌握能让你跳出来看这些观念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教育。

这个论点否定了那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给你一些让你能在飞快变化的世界里生存的技能的观点。那是因为能力本身也在变化。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写作能力要比现在重要得多。现在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在第三个层面来谈谈正式教育。每次我们更进一步，我们对未来谈得越来越少，而对知性的连续性——头脑的一种持久的特性，一种智力上的习惯——谈得越来越多。我们转向不那么受时间限制的对教育这个概念的理解，来远离历史的变化给教育的理解造成的陷阱。我们从考虑未来转向考虑关于现在的比较持久的特性。简而言之，甚至在我们进行理论上的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发现教育对于未来有什么目的。所有关于教育的比较严肃的概念都根植于一种比较持久的状态——存在于自我永久的现在。

在否定教育有未来的目的的同时，我也否定了教育意味着学习一些特定的内容。在关于“共同语言（lingua franca）”的讨论中，我已经抛弃了这个论点。但是知识的不停变化（从正面来看，永远需要新的思想）进一步推翻了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学某些具体内容的看法。你们不是在巢里张着嘴等着老师来喂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的小鸟。教育并不在于内容。它甚至不在于能力。它是一种心灵的习惯或者思维方式。

在已经抛弃了认为教育对于未来有什么目的的看法之后，我现在谈谈我的另外一个主张：教育对于现在而言也没有教育本身之外的什么目的。我不想跟之前那样以否定的方式来论证这

个观点，而是想论证，我所定义的教育本身就是很好的东西。如果教育本身就是好的，我们不需要关心它是否还有其他的作用。那些作用只是附加产品，因此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我所说的教育是指能为事件或者现象赋予越来越复杂深刻和广阔的意义的能力。当我们读一段文字的时候，我们称从之引伸出来新的意义为“解释”。我们做数学的时候，称这种意义的给予为直觉和证明。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对历史背景的感觉。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称之为社会学的想像力。在所有的这些领域，受教育是培养一种给我们观察到的任何事件和现象找到新的和不同的意义的能力。我们有很多用来这样做的标准的程序——解释范例，诠释方法，理论范式，调查方法等。但是教育不是这些范例，方法或者范式，而是本能地去寻找新的意义，质疑旧的意义，不停地跟事件、现象和文本已有的意义做斗争的习惯。我们能教你这些方法和范例，但是不能教你这种习惯。这是你必须自己去找的东西。

这样看来，教育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我已经能做到了，”你说。“意义”，你说，“我能给你的上个段落 10 种意义，没问题。”另外，你说，“为什么这是个好事？谁需要这些新的意义？这些只是飘在上面的烟，让我们去找真正的猎物。”

首先，我不确定你们中有很多人能创造新意义。因为很多人正坐立不安地想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讲完。你们不能安静地坐 55 分钟好好想想你们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如果在过去的 40 分钟中，你们已经想完你们能想到的所有关于教育的新的想法，也许我们最好还是抛弃——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你们已经受好教育的观点。

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给事情赋予无穷的意义是件好事。答案是：通过赋予更多的意义，通过扩充我们现在的意义范围，把更多的复杂的，抽象的，有时候还有雄心的东西含括到我们的世界来，我们能够使自己在现在的意义上经历更多的生活。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比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同一个时期能体验更多。这并不是说没有受过教育的生活有什么内在的本质的不好的或者有缺陷的地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也同样有尊严。但是如果有机会而你没有利用它来扩充你的经历的话，那是很愚蠢的。教育的本质就是它是使我们能这样做的很核心的手段。

“闷”，你说。“这种说法太抽象了。什么都不是。他说教育是在某段时间内经历更多，到底什么意思？”嗯，那我们来说说会引起你们注意的事情：性爱。我正在论证的观点本质上是这样的：任何动物都可以脱掉衣服，摩擦抚弄一会儿，放置好它的性器官，然后开始干，直

到结束。但是如果你把准备活动分成热身和调情，如果你离开主路到别的地方去开垦，如果你把这个过程跟你头脑里的幻想联系起来，使它变成身体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像动物那样猛击，你的性爱的经历就会好很多，它至少看起来会时间长一些（当然你可以使它感觉有意思的时间长一些）。这就是我的观点。通过增加一个经历的意义的密度，你扩展了这个经历。你使得它在同样的时间和空间内更加广阔，更加持久。教育是扩展经历的途径。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例子，想想在博物馆里看一幅画。是呢，看着画随便想想就够了。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很多不同的视觉世界的传统，如果你能理解画家跟这些传统的对话的细节，如果你对这幅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了解使得你可以看到很多如果你没有这些背景知识就看不到的东西，你的经历就会丰富很多。这是同样的观点。因为你受了教育，你的经历变得“更大”。不仅仅是你可以看画看得久一些而不觉得闷，在简单的一眼中，你也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教育不仅仅是知道这些过去的事情和关于谁教了谁，什么风格是什么的背景，而是把这些你所知道的事实拿过来作为你的知识，并用它们来丰富你看画的经历。

我说“受过教育的性爱”比没受过教育的性爱要好，受过教育再去参观博物馆也比没受过教育去要好，并不是说你们应该错过主要的东西：性爱或者那幅画。让经历变得更加复杂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扔掉它最核心的简单的版本。你的确不能无穷尽地填充你的头脑——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另外，关于你们的教育，你们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是广度和深度之间的平衡。因为广度也是扩充经历的一种方式。复杂化不是产生意义的唯一途径。

因此，我认为教育本身就是好的，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充经历。教育意味着学会如何安排你们所知道的有限的事情，它们不同层次的抽象和细节，技能，数据，事实和理论的综合，然后最大化你在现在可能经历的意义。不管你时间和空间上的现在是什么，通过给游戏更多的意义，通过在简单和复杂之间对话，通过区分和类推，教育能改变你当下的现实并超越它，让你在其中体验到更多。当然，我们都以很多种方式被局限到某个现实中——语言，地理，种族，性别，年龄，职业，身体类型，宗教等等。知道很多抽象的东西并不能让你逃离这种地方性。毕竟，矛盾的是，人类的普遍特性之一就是在某个地方固定下来。抽象的地方性又具体又疯狂。但是在有思想的人心灵中，教育是一种习惯，可以通过增加你与其他人类意义的联系，超越这种地方狭隘主义。抽象化有时候是这样做的机制，有时候是自我身份定位，有时候是简单化，有时候是通过最细微的事实，比如同样的眼影颜色或者同乡，来建立联系。

要记住，这种地方性，地方狭隘主义不仅仅是空间——地理和社会——上的，它也是时间上的。你们所有的人生活在一个瞬间中——未来是你们 20 岁的人的，中年还非常遥远。在你们看来，我是个并不存在于现在的固定物体，一个人，“教授”，过去是，现在是，一直都是。但是我过着有偶然性的生活，事情可能在短时间内变得很不一样。对于我，你们是固定的，你们会跟我一样在生活的可能性之中徘徊，而结果也会很不一样。但是就像教育使我们能够在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超越地方性一样，它也能够超越这种时间上的固定性，所以，我们可以同时体验中年生活和年轻时代。

作为教师，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诱引你们进入这种教育的习惯，就跟禅师给新入门的僧人一个心印，以让他得道一样。禅宗的心印并不是道，而是得道的途径。这里也是一样。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所提供的训练并没什么特别的——分析推理，好的写作，批判思维等等。所有核心课程的内容都是这样。我们希望这些训练能给你带来得道的灵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的目的”（aims of education）这个表达是反过来的。教育没有目的。教育是别的东西的目的。

这种教育，也就是得道的灵感，是即使被特定的时间空间所局限，也要去寻找新的意义，新的联系，使经历变得更加复杂和广阔，更丰富更长久的习惯。我们所教授的所有东西都是获得这个习惯的训练。

同时，不能小看这些训练。不能仅仅因为我说我们在课堂教授的内容不是教育本身，就意味着教育不需要它们。借用一个著名的比喻，你们可以把课程表想象成教育通过无数的经历投射在墙上的阴影。把这些阴影当成真相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它们能帮我们找到，掌握或者想象真相是什么。认为存在一个固定的课程表，认为受教育的人必须知道某些特定的知识，认为墙上的阴影就是教育的内容，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观点源于我们对某些认识太过执着——这个认识原本是明智的：影子的确提供了看到真相的起点。

但是，在这个比喻里，并不仅仅只是墙上的影子不是教育。知道真相也不是教育。教育是光，是赋予意义的闪动发光的那个东西。如果你拥有它，剩下的一切——核心技能，共同语言（lingua franca），还有基本的事实构成的知识——马上变得显而易见。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看到教育的火花的校友们错把训练当成了教育本身。一旦找到了这火花，通向教育的路就变

得毫无疑问并且不证自明。因为教育是从内在而来的看不见的创造性。它不是你拥有的东西。它就是你。

总而言之，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没有证据显示你在这里受到的智力训练对你将来能获得的世俗成功或者认知能力有不可取代的联系。也没有有效的理论显示教育有关于将来的目的。事实是，教育的本质存在于现在，在它本身。这种本质就是它的目的，因为它扩展了我们现在的经验，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在这次演讲要结束的时候，有三点我想强调：第一，关于未来我要说一句。我已经以某种方式说教育跟未来没有关系。我说教育的本质在于当下的自我。但是，我们当然一直生活在当下。即使从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来看，一般将来时态看起来像是固定的。“我将来想当医生”，或者 “我将要写一本很好的小说”，我们这样说，好像这些一般将来时态是简单的固定的存在状态。当未来到来的时候——当你成为医生或者写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未来跟你今天一样 “当下”。所以，教育——不停地在情景，事实和观念中寻找新的意义的自我——是未来很关键的资源，因为未来跟现在一样是一系列有局限性的时刻。

在这次演讲要结束的时候就结果而言，奇怪地，教育的确是你为未来做的最好的准备。（说奇怪是因为在这个句子中“教育”并不是你以前所想的那样）。对于未来，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尽管我们无法预测它，它总是会来到。看看你右边的那个人。再看看你左边的那个人。在未来 20 年的时间内，你们三个都会结婚，有一个会离婚。你们现在无法想象这些。这个房间里没有人计划着会离婚。但是你们中超过 40%的人会离婚。历史一直在进行中。

这些个人事件只是偶然性的一种。一年前的事件说服你，没有可以忘记的历史。但是在 50 年的时间内，这些事件将会显得不那么重要——它们可能是预兆，但是绝不会是在未来半个世纪里最重要的事件。毕竟，在二战的六年时间里，每天死的人是世贸中心攻击事件中死的人的 10 倍。50 多年后，你们死的时候的那个社会跟现在的社会很不一样。普遍来讲，生物恐怖主义可能成为跟经济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宗教战争，基因注册，国界消失，定量繁殖，移植个人芯片等一样的现实，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既然不管这些事情多么重大，你们都无法计划。但是你们可以通过成为一个可以从事件中发现意义的人，一个受教育的人，来理解它们。事实上，如果你受过教育，你不仅仅可以经历

这些事情，还可以型塑并和别人分享它们的意义。你不仅仅是在经历未来，还可以创造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是你能为不确定的未来做的最好的准备。

第二点总结呈词是，在今天的演讲中，我自始至终都在说认知问题。尽管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的理论都认识到在大学期间情感和道德发展的重要性，我没有提及情感或者道德教育。我们都知道，智力和知识的学习只是你在这里要做的三种活动之一。第二种活动是受薪工作。你们中大部分人在大学里都会或多或少地工作，事实上，以劳动力的标准，很多人会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第三种活动包括大部分其他的事情：运动，俱乐部，谈恋爱，布鲁斯酒吧，在餐厅就餐等等，我们称之为课外活动。

人们想到高等教育的时候，往往只专注于认知活动，而对道德和情感课程表不怎么注意。这不是因为情感和课外活动的课程表不重要。大学的道德和情感的课程主要是在工作和课外活动中教授的。在之前我讲专业的时候，我说专业精英需要道德和情感的能力，像领导，理解，还有组织，这些远比他们的认知能力如分析思考和写作重要。所以这些也是很重要的能力。但是我们关于这方面的教育被减缩成一些简短的讨论，比如如何处理好同室友的关系，还有一些政治化的貌似有理的关于种族，阶级，性别等的课堂讨论。我的朋友 John Mearsheimer 在 4 年前有勇气站在我现在的这个位子上论证大学教育不是道德教育。理论上讲，John Mearsheimer 教授可能是正确的，他从很强的自由主义和认知的角度来论证。但是从实践上来说，他大错特错。不管你愿不愿意，道德教育将在你的大学教育里占据中心地位。你甚至会在课堂里得到道德教育，其中之一是在讨论中隐藏你真实的想法。很遗憾的是，你会发现这种能力在以后的生活中非常重要。

我们情感教育的课程表甚至更糟。基本上，我们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给你们注满需要，欲望和荷尔蒙，然后像野生动物园里那样把你们解散，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把认知学习安排得这么好，代际转型也很有效，但是每一代人在情感的学习上却必须从零开始。

我现在要说的是，作为个人而言，你们对自己教育的责任不能局限在知识上，依据 John Mearsheimer 所言，大学教育的安排局限在这方面了。你们需要在情感和道德上也受到教育。

在这些领域内，很遗憾的是，大学并没有给你们提供什么系统性的自我发展训练。所以你们得自力更生。

最后，这个演讲好像给了你们无限的自由。我说了，而且研究也证实了，你们在这里做些什么对于你的将来没什么特别的影响。对你们很多人来说，这好像给了你在未来四年时间内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情的许可。在某种意义上，你们的确拥有了这种许可。你们来这里受教育，但是没有人强迫你们这样做。没有人否认，这个世界满是成功人士。在我们社会的顶层，有的人有精英学校的学位，但是有的人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没有受过。

简单来说，现在存在的这个体制完全信任你。教育是人可以用来型塑自己的最有价值，最人道的基础，在这里你拥有无与伦比的资源去寻找教育的光辉。但是在实践中，你找不找这个光完全是你的决定。你可以上完大学而什么都不做。你也可以在这里像旅行者一样游历，到处听讲座，向你的大学 Fodor 咨询 “不能错过的”“重要的知性景点”。或者你可以机械地，用各种东西还有能力填充你自己，直到填满为止。不管你选择这三种中的哪一种，你离开后都会过得不错。你将会成功而且快乐。

或者你可以寻找教育。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只能提供能帮助你的训练。我们不能给你教育本身。而且，诱惑很多：仅仅因为你对你的未来有某些幻想而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学习不适合你的专业；因为懒惰，不愿挑战自己，所以只在一个领域学习；在欧洲游荡一年，希望找到教育的光辉，却很快地变成了旅游观光。胆怯的诱惑也存在：放弃所有实验，错过大学的随意性，放弃你以后永远不会有的浪费的可能性；还有严格地照章办事，然后疑惑为什么教育躲避着你。

教育没有目的，目的就是教育本身。如果你去寻找它，教育就会找到你。

欢迎来到芝加哥大学。

注释：

{1}中位数是指将资料数据依照由小而大的顺序排列，奇数件则取中间一件，偶数件则取中间两件的算数平均数，因此，资料中有一半的数大于中位数，而另一半小于中位数。

{2}美国伊利诺伊州靠近芝加哥的城市，其 2000 年的户收入中位数为 167，458 美元。

{3}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其 2000 年的户收入中位数为 65，539 美元。

{4}位于纽约州长岛的一个海港度假社区。

{5}纽约附近的度假胜地。

{6}收集西方世界从 1848-1914 年艺术作品的博物馆。

{7}位于美国弗罗里达州，迪斯尼乐园所在地。

（Andrew Abbott：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6600）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本周中国经济新闻

广东省长朱小丹 11 日表示广东经济呈现出经济增速低位回稳的态势，但今年以来广东经济下行压力之大也超乎年初预期，地区生产总值、投资、消费、进出口、财政收入等指标增速均低于年度预期发展目标。而温家宝上周在四川调研时指出，中国的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新闻：http://fmn.cc/LK10fj

http://fmn.cc/MKK5f6

7 月 13 日中国统计局公布了中国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其中中国 2 季度的 GDP 增速三年来首破八为 7.6%，，上半年的 GDP 增速也为 7.8%，官方称国民经济总体平稳。

新闻：http://fmn.cc/MKKM8f

近日，杭州地区有 600 家知名民营企业近日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恳请政府帮助它们渡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且上书者中不乏行业知名企业，据悉，事件是因各大银行对浙江民企集中催收贷款所引发，催贷的压力沿着浙江民企之间庞大的联保互保网络蔓延，引发了大面积的企业资金链危机。

新闻：http://fmn.cc/MDbLng





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小组委员会周一发布一份裁决表示中国要求所有国内发行的支付卡使用中国银联网络并附带其标志，以及强迫所有中国境内的服务终端使用中国银联网络的做法违反了 WTO 原则。当然对于美国的一些指控 WTO 专家组也予以了驳回。

新闻：http://fmn.cc/MKtFDC

http://fmn.cc/MKtGrg

本周中国同邻国相关新闻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 7 月 17 日出席安嘎特供水和管道改造二期工程开通仪式，感谢中国为该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据悉该项目原始合同金额约 1.12 亿美元，由菲律宾财政部提供担保。本月初，中菲因南海争端导致诸多外交摩擦，菲律宾发言人亦用中文提醒中国“小心一点”。

新闻：http://fmn.cc/MKKi1X

http://fmn.cc/MKL0fE

中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指，7 月 11 日 19 时许，海军 1 艘护卫舰在南沙半月礁附近海域执行例行巡逻任务时意外搁浅，目前无人员伤亡，海军正在组织力量救援。15 日国防部又表示，搁浅在南海的护卫舰已脱浅准备返航，舰艇有受损情况，人员安全，正在组织返航。

新闻：http://fmn.cc/NFoZ5H

日本于 15 日宣布召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暂时回国，汇报中国的情况。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 15 日上午在首都国际机场乘机离开北京飞往东京，未决定何时回京。不过在汇报完相关情况后，16 日丹羽大使就回到了中国。

新闻：http://fmn.cc/NFBVZk



http://fmn.cc/LYuHlx

7 月 17 日上午，海南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成立三沙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决定》，标志着三沙市的政权组建正式启动。据悉，三沙市还将选出 60 名人大代表，以及人大常务委员会成员。不过海南省否认了三沙市 20 日挂牌的消息

新闻：http://fmn.cc/MCPVQA

http://fmn.cc/MCNU74

http://fmn.cc/LqJKyf

俄罗斯安全总局东北海岸边防局 17 日称，俄远东海岸警卫队的边防巡逻艇被迫炮击挂有中国国旗的渔船。渔船上 17 名中国渔民无伤亡，另有 1 名中国渔民失踪。中方领事馆回应称，确有中国渔船被扣事件发生，但是否有渔民失踪还需进一步确认。

新闻：http://fmn.cc/Lxj08Y

http://fmn.cc/LxjNBQ

不过由于媒体报道的情况有不同之处，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使馆又发表声明称，并未作出“此次事件与先前的中国渔船进入俄罗斯海域被扣事件类似，或将像往常一样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来解决”、“将交钱赎渔民”。的表态，也未证实船员是否失踪。

新闻：http://fmn.cc/OFDvH5

2010 年 12 月，台湾“旭富一号”渔船及 26 名船员（包括 13 名大陆船员、1 名台湾船员和 12 名越南船员）遭索马里海盗劫持。中国政府表示高度重视，直到 2012 年 7 月 17 日晚，全体 26 名船员获救。



新闻：http://fmn.cc/LYtmv4

本周群体性事件

7 月 13 日广东通报称，“7 月 12 日，阳山县小江镇黄牛滩村李屋围村小组发生一起围攻干部和袭警事件，造成 11 名干部、5 名民警不同程度受轻伤，数名群众受伤”，同时“12 日下午 18 时许，7 名涉嫌犯罪的村民被依法抓捕。”

新闻：http://fmn.cc/Nn5VKa

14 日凌晨，宝鸡市区太白路和清姜路十字发生一起因交通事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由于一辆轿车司机酒驾撞上一辆出租车并殴打出租司机，引发 100 多人到场。官方通报称“一些人谩骂、推搡、围攻执勤民警，向民警和警车扔矿泉水瓶”以及试图带走肇事人员，造成该路段堵塞 6 小时，宝鸡警方随后带离了 7 名闹事者。

新闻：http://fmn.cc/LYuRcN

7 月 15 日下午开始，有网友通过微博表示，因吉林领导和外地的领导到长白山视察，因此长白山天池在下午时分突然广播从两点起不再接纳游客，并给出了修路的理由。但游客见到景区来了浩浩荡荡的车队表示并不相信，几千名游客围攻了车队，并同警察发生争执，最后所有游客全部退票。

新闻：http://fmn.cc/MygQ00

其他重点新闻



2008 年 9 月，湖南一老人付达信在北京站广场抢劫未遂，被判处 2 年有期徒刑。他的想法只有一个，进了监狱，就不必再为吃饱饭而四处奔波。随后他被减刑释放，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怀念监狱的生活。

新闻：http://fmn.cc/0CnJxQ

北京一名下岗丈夫廖丹为让患尿毒症的妻子能够定期进行透析，因而私刻医院的公章逃费 17 万。4 年后医院查账时发现此事，廖丹也因此面临 3-10 年的刑责，然而一旦入狱，他的妻子便无人照料。他们的情况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热烈反响，近日廖丹得到热心人士的帮助，退还了 17 万款项。他对记者表示，世界并非不近人情。

新闻：http://fmn.cc/MD0hjy

http://fmn.cc/N12YQQ

13 岁山东男孩杜传旺被人用充气泵从肛门充气造成重伤，目前他被接到北京八一儿童医院治疗，据悉小传旺已从重症监护病房转入普通病房，脱离生命危险。目前两名嫌犯已被批捕，同时，截至 14 日，他已经收到社会各界捐赠和救助款项 86 万元。

新闻：http://fmn.cc/LYufUh

福建省仙游县村民吴良杰怀孕 8 个月的妻子潘春烟，在今年 4 月 6 日被当地计生部门强制引产，此后他赴京寻求援助。7 月 14 日上午 11 时，张凯律师在微博上表示，“吴良杰已回福建，称该案已和解”。

新闻：http://fmn.cc/NFEVF4

7 月 12 日一早，网民们发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新浪微博的帐号无法访问，帐号已经被运营商注销，这一事件引起了网民们的关注。12 日下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通过他们的腾讯微

博发了一份中英版本的说明，说明中写道“我们正在试图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们希望可以尽快恢复我们在新浪微博的正常运营。”

新闻：fmn.cc/NqAcDB

广东媒体报道称，7 月 13 日东莞长安镇部署“三打”工作，该镇要求从 7 月至年底，镇经信局、工商分局等 12 个部门单位各要完成 1 至 2 宗的大案要案的任务，合计要完成查处 15 宗大案要案的任务。

新闻：http://fmn.cc/LTTGqh

近日有报道称，自从三峡水库成功蓄水 175 米以来，受三峡水库水位升降的影响，在三峡水库蓄水后一至三年，产生大量塌岸和水库新生滑坡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国土部的专家强调，三峡库区更要加强地质灾害的防治，对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地方要派出专人值守，要通过各种媒体及时预警预报。

新闻：http://fmn.cc/MKRmeT

根据 2009 年 4 月环保部公布的《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个人对环境的测量会被严格限制，媒体报道指，一旦该《条例》正式出台，民间的自测行为可能被禁止。不过有专家表示，对于民间环保的自测行为，仍然以支持为主。

新闻：http://fmn.cc/MKtMyS

本周，河北省一名网民在 QQ 签名中写道“谁给我 20 公斤 TNT 老子去把北京紫禁城炸了！”，上述消息被同步到微博、QQ 空间内，随后廊坊警方监控到了这一言论，并传达给三河市警方，随后这名网民被行政拘留。

新闻：http://fmn.cc/Lo72EO



7 月 17 日又有一名西藏僧人在安多阿坝州马尔康县草登寺前点火自焚身亡，成为草登寺第三位自焚僧人。这名 18 岁的僧人在寺院经堂大殿前点燃躯体，高呼口号，面向草登乡政府游行了约 10 米后，倒地去世。

新闻：http://fmn.cc/LYttGW

《人民日报》主管的《中国经济周刊》近日刊文称，《外企进入“党支部”时代》。文中举例称家乐福、沃尔玛、诺基亚等在华外企纷纷建立的党支部，且以一线城市为最。官媒认为“外企能够建立党组织，并且公开招聘党建工作的专职人员，说明他们认为党的工作和活动在企业里是很有成效的，有利于企业发展”

新闻：http://fmn.cc/Nstilt

本周，广州《新快报》员工称该报国内国际新闻版以及两份周刊遭遇大范围撤版，引发业内关注。随后传媒业内再证实了上海《东方早报》社长和副主编因一些报道而被免职和停职。接连两条有关传媒业的消息成为了热议焦点。

新闻：http://fmn.cc/NuTWLB

http://fmn.cc/LodNGR

2011 年 7 月，中国浙江省温州市发生了死伤人数超过 200 人的动车追尾特大事故。事故发生至今已过去一年，坠毁车辆的残骸满是污泥，依旧原封不动地放置在温州南站附近，好像已经被民众遗忘。日本媒体称，中国各大媒体表示很难再对事件进行后续的报道。

新闻：http://fmn.cc/LYtAT5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和个人陈述（说明希望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原因）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黄隽咏 黄海

校订：刘垚 黄雯怡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陈楚君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